

武陵文教基金會

第一屆全國高中生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文學・青春・向前行



桃園市長

鄭文燦

很高興看到青年學子提起筆，展現文學創作的力量。全世界因為疫情而深受影響，各項藝文活動也被迫中止或延期，在這個艱難時刻，文字的藝術更顯得重要。好的故事，可以溫暖人心，而好的作品，可以讓人徜徉文學，揮別煩惱。

桃園不僅是六都中成長最快的城市，各項教育力及教育指標也大幅提升，整體教育團隊的努力有目共睹，配合中央推動的「二〇三〇雙語國家計畫」，必須從教育扎根，桃園不僅積極落實高中「校校有外師」的目標，也開辦雙語實驗班與亮點學校。

近年市府投入許多資源改善校園環境，提升學校軟硬體實力，如推動智慧教室、

班班有冷氣計畫、學校操場整建計畫等；也感謝學校治理方面用心負責，透過諸多校務治理計畫，引進創新教學；在疫情間，我們也推動停課不停學、線上學習教案等，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意願。

桃園升格後，我就宣示要以「文化治理」的角度規劃文化政策，桃園具有豐富多元的文化傳統及文化資產，市府也透過舉辦文學獎、文學活動及設立桃園文學館，期盼鼓勵更多人書寫及閱讀桃園，讓文學成為桃園的城市底蘊，讓桃園成為更有魅力的文化綠洲。

桃園的指標性文化建設，包括桃園藝文特區市立圖書館總館、中壢青埔市立美術館等，都將會是令人期待的文化場館。目前中壢青埔的橫山書法藝術館、龍潭的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也提供藝文與文學的場域，讓珍貴的資產延續下來。

武陵文教基金會的設立，讓學子有更多學習與發展的機會，感謝武陵文教基金會舉辦全國高中生文學獎，讓青年學生有機會可以文思泉湧，發揮創作。我想，不論是散文組、新詩組，大家的作品，絕對都是獨一無二，值得欣賞的佳作，相信每一位同學都展現了無比的才華，用心創作下的成品，絕對都是沁人心脾。恭喜每一位得獎的同學，也祝福投稿的同學們，持續在文學創作上，大放異彩！

青春因文學而永續

桃園市副市長

高安邦



武陵文教基金會舉辦的第一屆全國高中生文學獎，獲得廣大的回響，並且在激烈的競爭中，選拔出得獎的作品，也反映了現在台灣年輕的高中生有了新的創新思維，也達成了讓文學創作薪火相傳。

武陵文教基金會文學獎的設立，要歸功於林繼生校長在領導武陵高中期間，經過多方的努力，成功地爭取到邱奕志董事長及何良鴻榮譽家長會長和多位董事的協助，才能從桃園先發，進一步擴大到北部九縣市，到現在終於能舉行全國的競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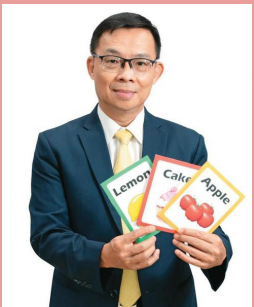
本次的競賽有新詩投稿七百一十二件，散文四百八十九件，合計一千兩百零一

件，可說競爭非常激烈，也顯現了武陵文教基金會所舉辦的第一屆全國高中生文學獎是相當的成功。

值得慶幸的是：武陵文教基金會第一屆全國高中生文學獎不是明星學校的專利，也不是都會區學校才有的機會，而是讓我們看到高中生的文學創作已經是遍地開花，展現豐收的成果。

我要恭喜得獎人，也要感謝武陵文教基金會。得獎人的作品讓我們看到台灣文學的新希望；武陵文教基金會的努力，讓我們能夠感受到台灣的文學創作能夠永續發展。

文采舞青春 筆翰生輝光



桃園市教育局長

林明裕

文學創作反映作者對生活周遭的觀察、理解、體悟，透過文字與讀者對話，進行知識的傳遞、理念的溝通與情感的交流，儘管創作方式不盡相同，卻能將文字轉化為一篇篇具生命力的文章，發揮無遠弗屆的影響力。閱讀是寫作的基礎，是文章豐富的靈魂，桃園市教育局積極推動閱讀教育，充實各校圖書資源，目前每校館藏量皆達一萬冊以上；辦理全市閱讀教師研習，提升閱讀教學素養；鼓勵讀報教育，培養學生資訊整合與應用能力，落實閱讀教育向下扎根，培育優質寫作能力，讓文學根苗能持續成長茁壯，薪火永傳。

桃園市武陵文教基金會長期支持桃園教育發展，結合有限的資源創造無限的可能，關心孩子的學習表現，促進學生權益與福祉，尤其對於藝文教育的推廣更是不遺餘力，近年多次邀請國家交響樂團、雲門舞集等表演團體舉辦大型展演，提升本市美感素養與藝術涵養，基金會對教育的挹注與關切有目共睹，著實令各界感佩。

為鼓勵創作風氣，發掘寫作人才，武陵文教基金會自一〇六學年度起陸續辦理桃園市高中生文學獎、北部九縣市高中生文學獎等比賽，提供創作平台，讓文學後起新秀能嶄露頭角。一一〇學年度更擴大辦理，由桃園市政府與武陵文教基金會合作舉辦第一屆全國高中生文學獎比賽，希冀能培育更多未來文壇新星，本次新詩投稿七百一十二件、散文投稿四百八十九件，合計參加件數高達一千兩百零一件，迴響踴躍，創下歷年高峰，每一件參賽作品均展現豐富多元的文學風貌，流露出年輕世代的獨特視角及青春活力，從字裡行間窺得創作的熱情與豐沛的情感，不落窠臼，別具匠心。

「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文學創作是一種永恆的喜悅，記錄生活的體驗，書寫生命的美好。感謝所有參與本屆文學獎的創作者，以文字為媒介，分享個人經歷與豐富想像，期許各位青少年學子能持續保有熱愛文學與創作的初衷，從閱讀中拓展學習視野，在寫作中實踐生命感動，編織出更多膾炙人口、觸動心弦的精采篇章！

武陵有愛、文學有情



財團法人桃園市
武陵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邱其志

武陵文教基金會成立於民國九九年，成立以來，感謝所有董事的厚愛與謙讓，讓我有機會擔任董事長，以棉薄之力服務大家。

是誰說過：「德行善舉是惟一不敗的投資。」所以股神巴菲特、比爾蓋茲、祖克伯等，還有許多企業成功人士，他們既是令人仰望的大企業家，也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慈善家，他們成立許多基金會，做了很多公益事業，不但自己起而行，更號召及鼓勵世界上其他富人一起參加，這種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公益精神，著實令人欽敬。

武陵文教基金會的董事都是事業有成的一方之士，在事業成功之際，能體現托馬斯·哈代：「一個人總得慷慨一點，才配受人感謝。」的精神，大家一起「做功德，為文教」，其動心初衷令人感動與感謝。

基金會成立以來，除了獎助清貧學生之外，還引進國內知名藝文團隊到桃園演出，免費提供民衆觀賞，辦理藝文家駐校，舉辦國內外文教參訪，協助桃園市政府辦理數學奧林匹亞競賽等。比較特別的是有鑑於高中生囿於升學壓力，閱讀量不足，加上沉迷網路，以致很少創作，缺乏自省、思辨，尤其失去與大自然或人情的對話與共鳴，因此在林繼生常務董事、前國立武陵高中校長林繼生的倡議下，自一〇五年開始辦理桃園市第一屆、第二屆高中生文學獎，接著擴大辦理第一屆北部九縣市高中生文學獎，或因高額獎金的誘發與各校師長的鼓勵，參與評審的作家咸以為作品的質或量都有可觀，於是在他們鼓勵下，乃繼續擴大辦理全國高中生文學獎，於今比賽結果出爐，除了作品的數量是高中生文學獎僅見之外，內容的多元性與作品的水準都深獲肯定與讚許。

莎士比亞說：「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倘不拿出來貢獻於人世，僅僅一個人獨善其身，那實在是一種浪費。」雖然武陵文教基金會跟大企業贊助或扶助的基金會，

在經費、規模相比或有霄壤之別，但武陵文教基金會仍眾志成城，秉持奉獻的精神，同心協力，繼續前進，尤其在藝文方面，即使只如螢火蟲般的微光，但仍將發揮最大的力量，希望我們的堅持與努力，能鼓勵青年學子更加努力閱讀，競逐青春文學夢，同時體察人情，洞見世事，讓社會有更多真、善、美的和諧氛圍。



還好，文學是公平的



武陵文教基金會常務董事
前國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林繼生

大家都知道，這個世界是不公平的。從城鄉差距、資訊不對稱、面貌妍醜、天賦高低、財富多寡等，沒有公平的。

所以對世界要絕望、失去信心嗎？

還好有文學；在文學之前或者說在文學的世界裡，人人是平等的，只要你有感覺，只要你能「不平則鳴」。

安徒生說：「作家應該寫他所熟悉的，寫他所生活的那個環境。」事實上不管你是在城市裡，面對資本主義的怪獸，以一〇一大樓的高度俯視壓迫著你，你心有所感；

或當「華燈初上」，你走在「夜路」，成為「光」之一環，或被「光」如影隨形，你的心情被觸動；或你坐「在車上」，巡視暗如高譚市的北、中、高三座都市叢林，你有昏眩迷惘；或你深處偏鄉，常常抬頭仰望星空，預期「彗星撞地球」的時間，以致不敢「抬頭」；或你只是單純的「吃人家一整年的早餐」，以致想讓那個男兒成為你的「完美情人」般單純；或者你有感於俄烏戰爭的「天地不仁」，心生悸動……總之，不管身份、貧富、天賦與所在位置，只要有感覺，不管那個情境是否你熟悉，每一個仰觀俯察，每一個天光雲影，每一次心弦被清風觸動，任何人都可以「文學」，都可以創作。當你提筆寫作，你就恍如進入「魔法滿屋」，馳騁在自己的世界，任何形式的作品，任何品類感覺，都可以咳唾成珠，任何故事都可以蜿蜒逶迤成就風雨名山的可能，此時你就會發現，寫作只要一枝筆／一部電腦和一個易感的心靈，任何作品都是等值的，你也將發現與相信，原來這世界還是公平的，在文學裡，在創作中。

武陵文教基金會成立以來辦過二次桃園市高中生文學獎、一次北部九縣市高中生文學獎，從獎金、規格都傲視同等級比賽；而在辦完九縣市文學獎後，承決選委員的肯定與鼓勵，基金會決議辦理全國性高中生文學獎，此次獎金之高、作品數量之多，

與評審過程之嚴謹與規格，已是臺灣學生文學獎之最，甚至超越縣市政府主辦的各項文學獎。

文學獎自一一〇年八月二十四日記者會啓動至一一〇年十二月二十日截稿，共有散文投稿四百八十九件，新詩七百一十二件，合計一千兩百零一件，這個數量是驚人的，連評審委員都驚訝，咸信只要「鼓勵」得當，訊息週知，高中生的創作力／能量與「想像力」是可以原泉滾滾，生發不息的。

此次文學獎經由初選，散文組初選委員：吳鈞堯、郝譽翔、徐國能，新詩組初選委員：林婉瑜、廖亮羽、顏艾琳，分別先行勾選散文五十件、新詩組五十七件討論，然後再選出散文組三十四件、新詩組二十八件進入決選，最後經由決選委員，散文組：宇文正、李瑞騰、廖玉蕙，新詩組：白靈、路寒袖、陳義芝，充分與熱烈討論後，確認散文組前三名、佳作八名與新詩組前三名、佳作七名名單；至於詳細決選紀錄與決選委員的點評，則將於另文刊登，此處不再贅述。

前幾次文學獎從擘畫到完成幾由我個人完成，基金會洪秀祝秘書協助；此次除仍由財團法人桃園市武陵文教基金會與桃園市政府共同主辦外，另委由遠景出版社承辦大部分徵文與評審、作品集出版、頒獎典禮等工作，更請桃園市立陽明高中、武陵高中協助初、決選場地與庶務，在此一併致謝；更感謝基金會邱奕志董事長、何良鴻常務董事兼執行長與所有董事的協助，桃園市政府鄭文燦市長、高安邦副市長、林明裕教育局長與教育局終身教育科的指導，整個徵文比賽才能圓滿完成。

隨著得獎作品集的完成，武陵文教基金會與桃園市政府共同主辦的第一屆全國高中生文學獎正式落幕，我們期待下回再續；下回不只追求作品質量的提升，更期盼藉由文學獎的舉辦，鼓勵學生創作，藉由創作更能審視自己，更能深刻品嚐人生滋味與關心社會，激發每個人的生活熱情，並能將日常觀察與省思所得化為真實的感受，真誠流淌在字裡行間，讓大家共鳴，同時對周邊的人事物能有更多的「同情的理解」，讓社會有更多的「真、善、美」。

世事紛擾，不勝其煩；人情洶洶，難以靜好；還好，還有文學，至少文學是公平的。



郝譽翔



吳鈞堯



徐國能



顏艾琳



林婉瑜



廖亮羽

散文組評審委員

新詩組評審委員

李瑞騰



廖玉蕙



宇文正



路寒袖



陳義芝



白靈



散文組得獎人



薛雅云



吳宜倩



詹佳蓉



張凱鈞



黃季璇



林毓恩



黃橘嫻



邱資茵



簡宏穎



王薇姿



涂語涵

新詩組得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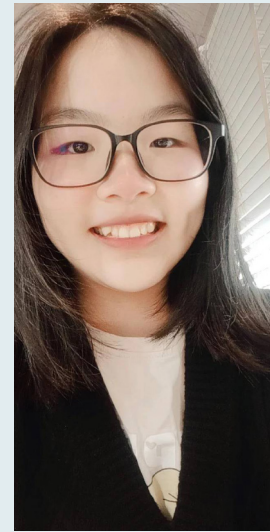
劉羽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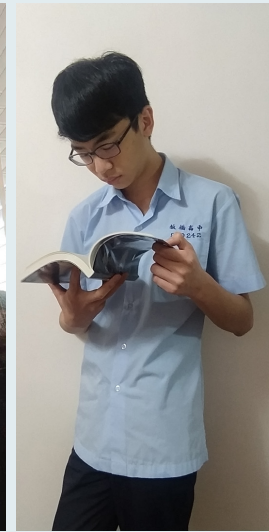
張允昊



羅椿筵



林彤恩



洪誼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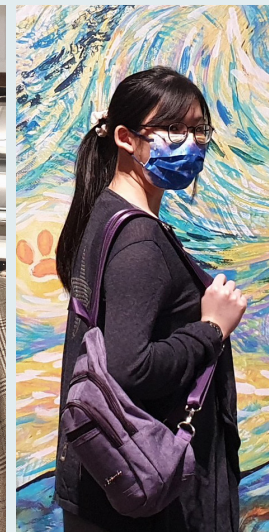
陳禹甄



黃芷聆



吳沂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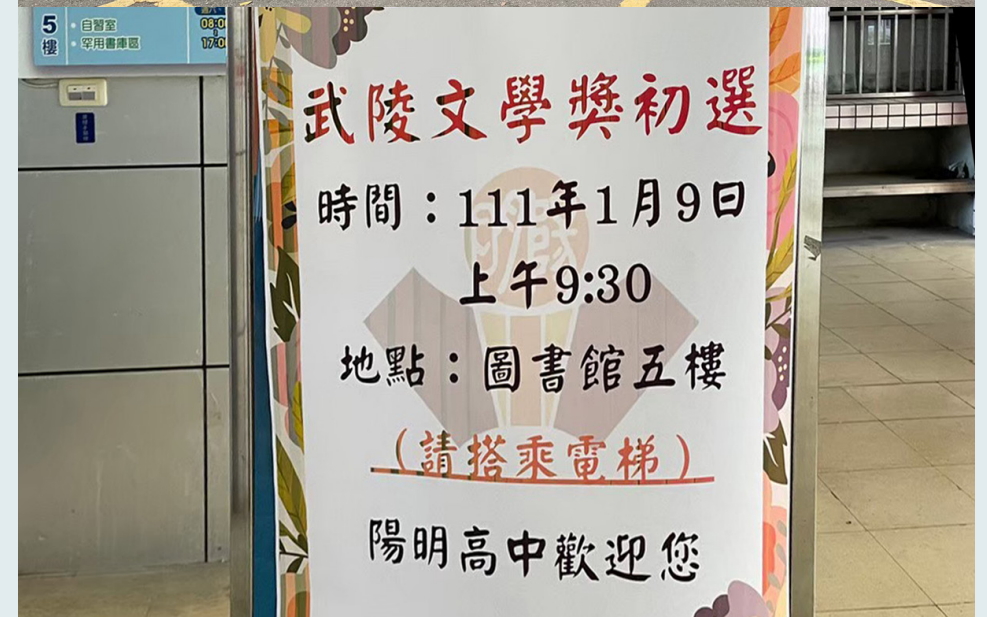
郭宥伶



袁清鑒







初審評審會議







目錄

市長序
副市長序
教育局長序
基金會董事長序
常務董事序
照片集錦

文學・青春・向前行	002
青春因文學而永續	004
文采舞青春 筆翰生輝光	006
武陵有愛、文學有情	008
還好，文學是公平的	012
評審委員	016
得獎人	018
徵文起跑記者會	022
初審評審會議	026
決審評審會議	030

【散文組得獎作品】

第一名 赤腹鷹南飛	038
第二名 疼痛整復師	046
第三名 香・煙	054
佳作1 櫃子	062
佳作2 藥	070
佳作3 澄澈	078
佳作4 奶奶	086
佳作5 遊花園	094
佳作6 他和牠很像	102
佳作7 魚露的味道	110
佳作8 金色鳳鳥	118
散文組總評	126
決審會議紀錄	128



【新詩組得獎作品】

第一名	浴室	陳禹甄／臺中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136
第二名	烤古	洪誼哲／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等學校	140
第三名	我想請你	林彤恩／桃園市私立新興高級中等學校	144
佳作 1	諸葵之側	袁清鑒／國立嘉義高級中等學校	148
佳作 2	失蹤啓事	郭宥伶／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152
佳作 3	紅藍色盲	吳沂芹／國立潮州高級中等學校	156
佳作 4	52Hz	羅椿筵／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等學校	160
佳作 5	做伙	張允昊／國立宜蘭高級中等學校	166
佳作 6	春天、柯爾與憂鬱	劉羽娟／國立竹南高級中等學校	172
佳作 7	吃信	黃芷聆／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等學校	176
新詩組總評			180
決審會議紀錄			182

散文組

得獎作品



第一名	赤腹鷹南飛
第二名	疼痛整復師
第三名	香・煙

佳作	櫃子
佳作	藥
佳作	澄澈
佳作	奶奶
佳作	遊花園
佳作	他和牠很像
佳作	魚露的味道
佳作	金色鳳鳥

林毓恩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散文

38



得獎感言

非常感謝我的父母支持我盡情的在大自然裡玩耍；

也感謝各位告知比賽資訊與協助審稿的老師，他們對我這個喜歡上課看課外書的學生十分寬容。對班導 POJU 很抱歉，我以後不會再翹早自習去找東女的鳳頭蒼鷹了，應該啦？

感謝各位鳥友帶我這隻小菜雞賞鳥；

感謝荒野保護協會親子團培養我對大自然的愛；

另外，學生文學獎中較少見到以賞鳥紀實為主要的作品，因此得知得獎時感到非常非常開心，之後也希望把其他賞鳥與蛙類調查經歷寫進作品裡。

散文組第一名

赤腹鷹南飛

林毓恩

當一群赤腹鷹由渺遠的雲中如潮水湧出，我感到一陣心碎。

昨夜長達七小時的夜晚蛙類調查讓我晚歸，欲就寢時已過子夜，今早六點四十又被生理時鐘喚醒。我拖著自己走在四格山木棧道階梯上，部分木板因潮濕而腐朽，沒吃早餐的身體像是在風中站立過久找不到熱氣流的大冠鷲，翅膀舒展得十分辛苦。

從入口走到山頂涼亭用不上五分鐘，到達前一、兩個小時已有三位鳥友在此等待，分別是大衛、埃圖以及埃圖的爸爸。在初秋猛禽過境南遷的時刻，鳥友的精神與寄託幾乎棲息於此，直到鷹群裡最後一隻灰面鵟鷹離秋季而去才稍稍依歸。瞥見大衛揣著相機坐在涼亭旁欄杆上，我邊喝水邊鬧他不是說今天爬不起來，又說起昨夜共同目睹的百步蛇。埃圖原先坐在欄杆另一頭，見到我，幽幽地打了個招呼便走向無遮陰的平台。聽他口氣，毫無疑問，我一定是錯過了好幾場起鷹。

同樣都是秋季的過境鳥，與十月到來的灰面鵟鷹相比，赤腹鷹體型較小，飛行上也更仰賴熱氣流輔助以節省體力，早晨牠們藉熱氣流盤旋上升至高處，高到能看見山的靈魂時就會跟隨風勢力道滑翔，完成一場完美的起鷹。集結成群的赤腹鷹盤旋繞轉，形成

39

一個完美的黑色大漩渦，列隊離去時則會成爲一條似乎沒有源頭盡頭的大河，從漩渦到大河，不管是誰，人們初見此景的瞬間將同時感到震撼與錯愕。

我拿著Nikon的初階望遠鏡（買下它的那年耗盡了我所有的零用錢）走到埃圖身旁。兩天前我們才一起到知本樂山看赤腹鷹過境，我盼望他仍保有那時的和煦與陽光。然而今日他的眼睛沉默地躲在墨鏡之後，直盯著北方的卑南溪上空，並時不時舉起胸前的望遠鏡好讓目光穿透透明晃晃的藍天。當埃圖想要看見或想要尋找什麼時，總會散發著一股專注而優雅的味道，我私下以開玩笑的方式對他人旁敲側擊，但似乎只有我的鼻腔是不帶絲毫猶疑地接受這股質地縝密的氣息，那是場由鋒面帶來的雨季，又柔軟如大水雍腹部，幾乎只有蘇打綠於〈Everyone〉編寫的交響樂前奏可比擬。我困於無從擊破的包圍，氣味制約了我而不得不順他的目光望去，然而，除了餘光睇著卑南溪床風沙騰空而起，眼前只蜻蜓漫步，偶有幾隻小雨燕倏忽飛近又遠去，那樣的速度那樣的靈巧彷彿風是牠們的母親，風孵育了牠們。

08:01，涼亭東邊出現二十六隻赤腹鷹，我想是起鷹吧也許不是。08:10，赤腹五隻。08:13，赤腹四十五、蜂鷹一。08:21，赤腹十一。08:30，赤腹十，來了兩隻大冠。漸漸，埃圖的爸爸依然細細觀望平台以北的群山與雲層，我們離開涼亭陰影下的次數卻減少了。兩個男生回到原先位置聊起天。我亦扭捏跳上他們斜後方圍欄枯坐，在這之後赤腹總是

零星經過，沿著遙遠又高聳的山脈起伏前行。除了鳳頭蒼鷹與遊隼相互追擊之情形使人微微清醒，其餘時間被小群小群分批到來的赤腹衝過或經過涼亭而割裂，我們陷入精神匱乏，IG、FB此時起不了多大作用，連東方蜂鷹掠過涼亭的明亮身影都無法改變呼吸的頻率。兩個男生閒聊著兒時至今的賞鳥經歷，我盡可能使自己不像個局外人的聽著不放過任何從言語中得到群體認同的機會且不留痕跡，但大多數時候，我只能盯著那些其實我根本看不見的個體途經湛藍飛越市區上方，想像牠們沿著中央山脈南南段走勢飛過知本主山與大武山，會有一隻亞成鳥目睹了剛做母親的羌仔虎在山林間爲追捕獵物而撞上山豬吊的瞬間（究竟是羌仔虎抑或是羌仔虎），在那一刻牠的瞬膜覆上角膜，同時蓋上困惑的一切，而後，這隻亞成鳥會在墾丁與其他飛越整個西台灣的鷹群會合後再往南國之南，天際線彼端前行。

約莫過了等待山鵲鵲從密林裡現身那麼久，埃圖的虹膜透出一絲躁動不安，背脊微彎的弧度隔著薄到幾乎透光的綠色排汗衫縣延而下，他用望遠鏡快速掃過天空後就拿起相機走到陽光下，有一瞬間我以為他身上會匯流出一條山脈的巍峨。大衛很快就找到埃圖瞄準的位置，出於青少年自尊心，我拒絕詢問，花了一點時間但終究也找到了。從望遠鏡裡望去，遠方無數赤腹鷹有規律地與雲霧交纏，牠們盤旋得又快又高，有些一下子就隱沒在雲裡，接著更多的赤腹鷹從雲的另一端傾洩而出，雖說兩天前才剛看過大量，

但每次見到鷹群我仍會像隻擺出僵直姿勢 (Owl concealing posture) 的領角鴞，愣怔看著一切發生。不一會兒，好似有什麼力量在牽引著，鷹球緩緩拉長為帶狀鷹河，鷹河流動壯闊且莊嚴，數以百計的赤腹鷹以雙翅承載路途中的風起雲湧朝我們的方向滑翔而來。我們放下望遠鏡開始數鷹，然而事實是，我經驗淺薄，數數結果常與現場其他鳥友相異，且鷹球或鷹柱等盤旋狀態並不適合計數，必須等待鷹河出現，即便如此，人的眼睛仍然跟不上牠們往南的決心。我聽見埃圖和爸爸說，這群用估的吧，三百隻左右。我總是不明白這到底要怎麼估呢？鳥隻數量如此龐大，他們卻總是能計算得與實際數目不相上下。從埃圖家六點多上山一直到中午十一點下山前，總共有兩千一百八十一隻赤腹鷹在遷徙路上經過台東四格山上空或周圍。牠們離開一如來時，鷹球蜿蜒成鷹河，鷹河又盤成鷹柱，在天空裡流淌著自己的節奏，接著又成了鷹河，一隻兩隻三隻，堅定的羽翼亮麗的眼神在秋天裡從不會停止往南方前進，當牠們離開時，那鷹，那山，那雲，甚至是埃圖，竟同在眼眶裡渺茫起來，也許是因為我總望著他的背影，而他總傾聽遠方的呼吸。

一年前的溽暑，某次賞鳥活動中十五歲的我認識了埃圖，當時他才十九卻已擔任好幾年鳥會解說員，他愛鳥，從小開始賞鳥的他對台灣鳥類瞭若指掌，正因如此，他在一群叔叔伯伯中格外顯眼，直到赤腹鷹過境期結束為止，我盡可能出席每一次活動，也開

始學習自己找鳥、辨識鳥，去年光是看赤腹鷹就去了至少十次四格山，我說不清自己到底是為了鳥還是為了偶遇他。看鳥沒有什麼一定的，人必須學習如何接納目標鳥種未出現的失落感，我想我對他也一樣的吧。他待我時而親近的如同世上只有我能理解他，時而冷靜客觀保持禮貌與友好，我們的關係在山林間生成復又死去，我渴望創造，他以自己的標準維持平衡與秩序，我不知何時會失序，他會是生命中的一隻稀有迷鳥或是同過境鳥一般定期往返而成為留鳥的機率更是如同奢望。走向他的路斑駁老朽，雖平順卻令人惴惴不安。行經泥濘，足跡遂碎裂成數隻安睡於姑婆芋上的莫氏樹蛙，水氣圍繞翠綠的皮膚，碩大的瞳孔在平展的葉面上靜止不動。我用力閉上眼，再睜開，瓦藍的天空下，埃圖就站在那裡，看著我。林間忽起樹濤，葉片間凝結一片綿綿寂靜。

評審評語

宇文正

這是一篇非常動人的自然書寫，寫鷹，更是寫情，以面對自然的心，面對情感。迷人的文字，帶引讀者進入迷人的追鷹世界，以及作者幽微的心思。既寫出天地萬物的壯美，亦表達了對於渺茫愛情的追尋、眷戀和過程中的種種領悟，是難得的結合自然與抒情散文。

黃季璇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散文

46

得獎感言

我停筆幾個月了，某天下午終於決意再次復筆，新的文章寫了開頭便分心打開郵箱，得獎消息如雷閃進眼中。文學真是不能再更戲劇了。

我甚至忘了我寫了什麼，在去年一整年的文學砥礪中，我爲了落獎哭過、害怕過，每一次的投稿都像只是倔強地爲了證明自己永遠熱愛著什麼，二〇二一的最後一篇作品——疼痛整復師——讓我再次感到文學值得被熱愛。

爸曾經感慨地對我說推拿是個勞苦工作，當他知道我得獎時，他說以我爲榮。我更希望他以自己身爲推拿師爲榮。



散文組第二名

疼痛整復師

黃季璇

人的身體是張地圖，與生俱來，細密而繁複，臟器、穴道、四肢，該在哪就在哪，各安其處；而性狀，比如眼皮單雙、鼻樑塌挺等具不同樣態的特徵，在最初最初的一刻就被擬好藍圖，等到長成對自己足夠了解的那一天，得以恍然大悟的定位經緯，歸類自己哪些像媽媽、哪些像爸爸，坐標般明確。

我，也是過了很久很久，才驚詫地發現這件事。

簡單的診所、兩張推拿床、被疼痛坐滿的等候區，每天有大票的人拖著鈍化的身體，來了又去了又來，嘴裡咕囁五十肩或網球肘病情云云。叩上門的都是痛，而爸永遠只是笑笑，像在笑他們一向擅長庸人自擾。

或臥或趴，患者遵循爸的指示，如一枚小兵唯命是從、不敢妄動。手肘陷落穴道，二十年來精準如一日，爸清楚知道，那些關於身體裡的結該如何解開。

伴我多年的疼痛，也只有這雙手有治癒的能力。

疼痛源自於六歲。嬌氣如我，尚且拿捏不好軟磨硬泡和無理取鬧。應該只是些芝麻綠豆般的小事，也忘了，六歲的本領不就是爲了爭一個順心如意也甘願鳴鑼擂鼓嗎？一

47

切叫人不耐。

回憶裡，我哭得滿臉通紅，倒抽鼻涕與換氣的聲音灌滿全身，爸激動的不停咆哮著些什麼，最清楚的一句是他不要教不會的小孩。我以為我就要被遺棄，那愛哭濕黏的體質又更加起勁。連不要哭也學不會，爸從來不是耐心的人，手提起，再落下，我與他便崩陷成墟。

收復寧靜，我發現我虛脫的撐在牆邊，肌肉是抖瑟後的肌肉。我好小，在爸的掌下若有似無。臀部那一灘稀淡紅色發熱的狠心，我剎時困疑起爸究竟是處理痛的人？還是製造痛的人？

不能理解。在那如雷的巨響擊落後，對爸的恐懼像在某一瞬間闖入我的血肉並緊緊相嵌；而恐懼又如同帶有與爸磁性相反的攝石，不斷的、無窮遠的排開我們。

從而形成裂谷地帶，一道關係上的痕。

溝槽流淌畏怕，所以僅能帶著泛紅的臀部長大。悄悄學會在任何日記作文避開有關父親的話題、刻意在他深夜歸家時熄燈當個裝睡的人、簡扼的使彼此談話扣緊下一期補習班收費袋的數字。能不親近就不親近，我說服自己這不是偏激，是無助的不曉得如何揮別父親的凶悍。

這實是關乎親子間的問題。那本該向父親撒嬌賣甜的幾年，恆常僵硬生澀，憋起畏懼我只當成唯唯諾諾的小貓，生怕做錯什麼事又將回到從前那無盡的夢魘。痛與爸本是兩條平行線，然而誰也沒料到六歲那樣一痛就是深入骨髓，所謂理想的父女也全都糊裡糊塗的賠進去。

有解藥的，但我從不尋覓，只是自顧自相信自己忘掉的能力。

而後慢慢走到會因外表而起伏情緒的年紀，那些煩躁的日子像掉進濃稠而凝滯的流體，無時無刻皆戰戰兢兢的放大檢視身上不甚滿意的部位，陷入一個又一個挑三揀四的迴圈。

那全然悖離心願的煩悶，淺淺齧在體膚上，點滴刺痛，卻星火燎原。

青春期以後，我特別厭惡照鏡子。那是一段潛聲卻輕易決定未來幾十年長相的時間，在刻意觀察之下，我的身體好像絕對原創、又好像依稀可見模版。

肌理膚觸深刻的令人發疼，但我更不希望爸爲了工作以外的事情煩惱。也不習慣他對我投以過多關心。

爸察覺我總習慣在浴室鏡前矗立許久，彷彿才意識到我已經很不一樣。而他只是在我那樣重複嫌棄自己的日子裡，輕皺眉頭說：「青春痘不要擠，女孩子留疤不好看。」他在意的是疤，爸對所有的疼痛衍伸物都過分敏銳。

可他從未看見困在我們之間的溝壑，我和他的患者始終不同。

爸微微俯身，像一株挺拔的榕樹，氣生根蔓延每個有痛的內裡；長方形的推拿床他來回走動，眼睛有光閃爍。我想起這些畫面，也想起已經不去診所很久了，久到記不清那裡的海風是怎麼樣的鹹，可耳畔仍然常在是清脆的骨頭喀啦啦聲響，像海浪敲擊空氣，也像一堆乾柴燒的很烈。

爸的手粗糙厚實，貼著患者的穴道就像與之共同吐納，壓進身的每一下都帶有目的，並且永遠精準。

在我許多年沒去診所後，一個沒有星星的夜晚爸拎回一包中藥，要我按時吃，調身體、降火氣、這樣青春痘才不會再冒；而往後好多個墨水般的夜深人靜，祛疤藥膏、養顏秘方、皮膚科名片皆如月光被刻意挾帶進屋，這全讓我更不懂爸，他從來不需廣泛嘗試，也不必賭哪個有用，但他卻一直一直這麼為我做。

明明知道青春期就是青春期，不管是痛是傷是疤，什麼都由不得一點入穴。那些終究徒勞。我的手指依舊如焦躁的蛇在爬，爬在青春痘鋪成的顛簸碎石子小徑。我生的從不理想，被迫帶著所有屬於我的繼續成長。有時候並不喜歡身體這麼實質的事物，那其中盛裝著太多與自己願違的無可奈何。

我花了滿長一段時間去適應自己的外貌與形體，後來終於連同青春痘一起，稍微放過不像山峰的眉、不像汪洋的眼，以及其他好多好多。裝在一個無可選擇的軀體，我固

執它絕對獨一無二，如同以為身體的記憶將隨時間逝去，怎麼聽卻都好騙人。

於是青春痘持續故我，我流浪在清晰的羅盤。

過了很久，一個寒冬，爸帶我去他最喜歡的火鍋店，外頭風颳的刺，我把自己包裹嚴實，密不透風很好。我點咖哩、巴望爸鍋中的麻辣鴨血，熱呼呼的氣飄散在我們之間，此刻有什麼值得卸下。

爸突然認真地看著我：「哎！妳的青春痘真的和我年輕的時候一樣。」我神色一愣，爲了接話而笑了笑說：「沒有辦法，青春期啊！」

我用力迴避著，諸如「和我」、「一樣」等強烈字眼。

破破破，火鍋滾的熱烈。「要不要？給妳。」來不及反應，兩塊軟嫩的鴨血老派地滑落我的碗中，心裡也像是被什麼給入侵。我抬起頭來，蒸氣卻已像場大霧隔開兩人，透明又迷幻，隱約間我僅見著他的五官——濃眉、單眼皮、生過青春痘的皮膚，我與他的軀殼在那時刻重疊、分離、重疊，那麼契合，那麼神離。咬一口鴨血竟嗆辣得咳嗽起來。

爸只是希望我不要像他、女孩子不要留疤。十幾歲與六歲的，都一樣。

無形之間我竟仍不偏不倚地長成了他。

我終究是驚詫地發現了，澈悟之前，山川河水崩落——我像爸爸。我的坐標坐落在他的坐標，悶騷是、特徵是、疼痛也是。我和爸如此近如此遠，在我逃避他的時候，我的

身體不會換骨，如實實的該怎樣就怎樣。

我還是沒有走向爸，我也弄不清楚我在等什麼，難為情的說有點彆扭，哪柔軟的說親近就親近。

父女痛，我為之命名。我想爸一定不會介意任何形式的疼痛，只不過是我混淆職業與人父的異同。

推拿是把破碎的山脈縫合、把支離的川水接泊。爸永遠在，也永遠懂得治癒的方法——揉著按著使一切恰到好處、慢慢平復如故。

傷是用來結痂的。

人的身體就是張地圖，我像爸，因痛而完整。

評審評語

李瑞騰

〈疼痛整復師〉從父親的工作——「整復」出發，寫女兒眼中的父親，重點放在父女關係上面，聚焦「疼痛」與「恐懼」。最終，疼痛雖未全解，恐懼也沒全消，但「我」竟長成了「他」，等於是認同已經產生，走向父親、親近父親，必是早晚的事。

這篇作品，題材特殊，首尾圓貫，中間極有層次展開作者筆下的「父女痛」，是一篇優質的成長散文。

張凱鈞

國立彰化高級中等學校

得獎感言

「窩不知道。」

已讀，正在輸入訊息。你若有所思，卻欲言又止。

失眠應該不算真的醒著吧，終於從遠方回來，卻在進門前摔死。不小心把自己活得像一場災難，情深意重突然變得有點太重，我把過量的荒謬寫下來，滿幸運地，剛好有人要看。

謝謝 Kineco、謝謝 +0 和小海、謝謝父王和母后，謝謝獎金。

好啦，也謝謝 H。



散文組第三名

香・煙

張凱鈞

香，或者菸。在我的家裡，父親不愛點香，母親不愛點菸。但他們會同時走向陽台或佛堂，點起自己鍾愛的香菸或香煙，望著各自的夜景或佛像。

也許是受到廣告及老師的洗腦，「吸菸有害健康」、「拒吸二手菸」等標語深植童年的記憶裡。小時候看見父親在陽台抽菸，六歲只是又捶又打；七歲會把門鎖起來，威脅恐嚇扔掉武器束手就擒；八歲敢把菸折碎，或是把一整條未開封的全新免稅品丟到垃圾車（忠告：不要嘗試這個）；九歲學會打開陽台門，一邊挑釁地說：「呀——這裡空氣好新鮮啊！」一邊作勢深呼吸然後被嗆得半死。我以為此種較為高竿的遏止手法，父親大概會一邊閃過「身教重於言教」、「做孩子的榜樣」等標語，一邊無奈地把菸丟掉。然後小小的心靈會有種成就感，彷彿自己為國家立下大功，使死亡率下降五個百分點那般自豪。

但「環保減香，心誠則靈」的標語跟「禁止抽菸」比起來，便沒什麼影響力了。母親看到被折碎的香菸，頂多咒罵幾聲。但若是看到被折碎的香，可能就會有人會被賞個幾巴掌，然後跪在佛祖面前懺悔幾個小時。每次和母親到廟裡拜拜，我總是對那些香煙避

之唯恐不及，出門前總是裝備齊全，口罩、帽子、太陽眼鏡一一備好，深怕眼淚和鼻水聞之起舞。

十歲的時候，祖父因為肺癌搬到天上去住。在記憶裡（不是照片裡）祖父就一直躺在病床上，稱不上有什麼祖孫情懷。公祭那天，我十分格格不入。周遭所有人都在啜泣，我納悶自己是否該嚎啕大哭一番，才負擔得起「長孫」這個稱號。所見畫面彷彿傳來語音：「伯公傷心不已中，請稍候。」趕緊把頭轉一邊去，以免相視尷尬。還好身旁的父親始終冷靜，貌容似乎沒有過於劇烈的變化。但瀰漫四周的煙味實在太過濃厚，尤其一大早過敏又愈發嚴重，我正好拾起幾張衛生紙，假潰堤的鼻水以眼淚，合理地融入其中。

作為一位稱職的長孫，從衆是必要的。聽到師父重複「起」，然後又跪了三次，總算找到規律。木魚一落，節奏得有條不紊，不得搶拍。引磬一敲，響聲命令信衆叩首，不得反抗。大磬在段落間點綴，達成一種微妙和諧。有些文字旁亦註有或實或空的圓圈符號，應該就是法器響起前發出的信號，如樂譜具規律與美感與音樂性。我對自己細膩的觀察力沾沾自喜，然後繼續循環跪了又起。久了又覺無趣，只怔怔地望著螢幕上的跑馬燈：原來是電子化輓聯。節省議員們弔唁的金錢和時間，還不用大費周章印在布上送來掛一下又丟掉，果然環保。

眼神延伸到線香，我猜靈魂就是化成這樣細長的煙吧。那淡淡白煙非常從容地，穿過阡陌山水、大氣層和臭氧層的盡頭，徐徐飄到經文上所寫的西方淨土世界。衆人同聲頌著，也送著。告訴靈魂該往哪裡走不會迷路，或是呼叫有空的佛菩薩們幫忙導航，好讓祖父能夠順利回到原來的地方。

名為祖譜的樹狀圖寫在紙上固然壯觀，但看到現場將近半百人聚集的場面，才了解「族繁不及備載」的意涵。姨婆舅媽外甥女、阿姪兄嫂同姪仔，一一介紹然後尷尬問候，比過年還不自在。有時候真羨慕父親，合理地以抽菸之名避開應酬，我只能走低頭扒飯假裝正忙。抱持著嫉妒的心跟出去阻止父親的完美計謀，其實也有幾分因素是想逃離現場。

喪禮結束之後，父親突然說他要戒菸。這還真是稀奇，全家沒有人能夠理解，為何他會突然下定決心。那天自火葬場乘車返家，父親打趣地說：「以後你要拿我喜歡吃的東西來拜我，知道嗎？」我沒想太多：「好，我會記得拿很多條菸來拜你！」父親向來嗜賭，賭錢賭命最愛賭氣，我將父親戒菸此舉歸功於我的挑釁，心裡是暗自竊喜。

十一歲的清明節，照慣例是要去掃墓。

我這輩子最討厭的節日大概就是清明節。好玩的中秋節、端午節都會下雨，就唯獨清明節每次都艷陽高照，什麼「清明時節雨紛紛」根本就不靈驗，來祭祀的人潮又擠滿了整個場地，我一邊被香菸和香煙淹沒，一邊被陽光曬傷。我納悶何不大家分配時間、

分批拜拜，就不用讓生者人擠人，被迫思的亡者也靈魂擠靈魂，搞得土地公和地藏王菩薩分身乏術。

前面的行程都是拜訪那些沒有見過面的阿祖和伯公，但今年還要到二樓去看祖父。相比戶外的炙熱，塔室裡著實涼快多了。兩排延伸自盡頭的雕刻，或嵌上佛陀菩薩、或鑲滿心經蓮花，鵝黃的燈柔柔緩緩，磁磚白亮地一塵不染。跟在衆長輩之後，雖不至於陰森，愈走愈覺寒冷倒是真的。走到祖父的牌位面前，母親找到祖父的名字，要我過來站好和祖父說說話。我低頭裝作肅穆，但其實不知道要說些什麼。餘光瞄到叔叔身後的父親，他只是簡單合十了大約五秒鐘，隨即把頭轉過去，說著：「我去抽一下菸。」就急急忙忙走下樓去了。我一聽，怎麼又故態復萌了，得趕緊上前制止。才正準備要跟上，母親的手拉住我的肩膀。

那一瞬間，我好像領悟到了些什麼。

過了幾分鐘，窺探完其他祖先們的住所後，我們下樓去找父親。人潮依舊擁擠，我差點被燭火灼破外衣，手臂倒是真的被香灰的流彈燙到，不禁暗罵幾聲卻又無可奈何。逛了兩圈之後，我在廁所外面看到父親在洗臉。

「最近天氣真的很熱耶！洗個臉還是涼快多了！」他若無其事地說。

回程，車開得特別快，但到家依舊是深夜了。不意外地迅速被命令去睡覺，但我其

實睡不著。聽見門外的另一個門關閉的聲音，我摸黑爬起床，盡全力保持靜音。穿過電視牆與櫥窗，於客廳的長桌，找到一包方才開封的菸。我偷偷抽一根出來，蹣跚把廚房的後門打開，走到陽台。覓一處乾燥的區域席地而坐，卻覺地板和空氣一樣冷冰。兀自望著窗，也望著菸。我試圖消化這複雜的感覺，試圖理解矛盾、理解悲傷、理解什麼叫做長大。打火機點燃思緒，淡淡刁起一支燈火，搭配夜景服用。

我吸了一口。「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好吧，我還未，成年。

評審評語

廖玉蕙

父親喜歡抽菸，母親重視點煙，明知二者都攸關健康與環保，「我」雖屢勸卻不得要領。作者藉由一場喪禮和一次掃墓，摹寫成人世界的繁文縟節與心事反覆，點出成長過程中的困惑。行文輕快俏皮，文題結合「香」與「煙」，頗具匠心。

作者藉父親戒菸不易，談個人的習性難改；以喪禮儀式的香煙依然繞繚，寫民間習俗的革新似乎只能緩進，未能躁急。作者擅長用諧音字譬如：「香菸」與「香煙」；「誦著」與「送著」造成小趣味，用對比修辭如：父親以抽菸避開應酬、「我」以扒飯假裝正忙；讓生者人擠人，讓亡者靈魂擠靈魂。

作者雖從負面習性寫親情，卻讓人感覺溫柔體貼。結尾收得好，有畫龍點睛之效。

涂語涵

私立康橋國際學校（新店校區）

得獎感言

那些過去的陳舊破事，造就了充滿故事的我。回憶是最珍貴的寶藏，而穿上文字織成的禮服後，它帶給他人的不單單只是亮麗的色彩，更是全新的韻味。在驚與喜之中，我得知我的作品被肯定，我的故事渲染到更遙遠的彼方。但願他們可以拆封字句的信封，深深的咀嚼每個場景，每一份心情。情緒的漣漪會悄悄在腦海中散開，連結個人內心緊閉的門窗。而我會持著文章的蠟燭，照亮那陰幽的角落。共鳴，會是窗外灑下的月光。



散文組佳作

櫃子

涂語涵

門縫中竄進一小束月光，悄悄落在了床頭的矮櫃。櫃頂的木紋變得明顯，並隱隱透著一道道刮痕。淺的，纖細模糊，像是一根遺落的銀色秀髮，嵌近了木櫃。深的，些微的反光，像是一條盛著柔月的小河。那些是歲月的痕跡，宛若人生的歷練。細瞧隱隱約約可以發現飄渺的塵埃飛舞，在明與暗之間閃爍。

霎那，我恍惚間看見了自己朦朧的身影，在時空的交疊下，被吸進了回憶的漩渦。角落黯淡的陰影是遺忘淺漬或有心封印的那塊，發酵出特有霉味。

小學時，我曾把一張張不及格的考卷藏在櫃中的夾板中間。狹小的空間，囤積著數以萬計的恐懼。綿延著，蔓延著，悄然從隙縫中鑽出。那種心虛的不踏實感和犯錯不敢承擔的懦弱，也被我一網網的壓在櫃底。彷彿上演諜報戰，我在打探媽媽底細的同時，也必須藏匿自己的把柄。然而，稚嫩單薄的謊言自然躲不過她敏銳的觀察和銳利的眼神，因而使我在小小年紀就掌握了處世之道的開閤。從來不說謊是我的原則，因為用真相包裝的謊言比真相更打動人心。然而，能劃開所有偽裝的寶劍就是鐵證如山的證據，儘管擁有一寸不爛之舌最終也無法顛倒黑白。

那一次媽媽爲了打掃移出了櫃子的隔層，滑落的考卷被曝於陽光之下，遍佈的紅墨顯得格外刺眼。我愣在了原地，直勾勾的看著那散落的紙張。日子過了太久，我竟忘卻了櫃子，忘記了藏匿其中的汙點，拋下了提心吊膽和小心翼翼。媽媽的怒吼不斷在耳邊充斥著，但無一句進了我的心裡。只記得恨意襲捲了我的腦海，恨自己的記憶隨時間褪了色，但所有的存在都不會消失。媽媽氣憤地離開了房間，那不堪入目的數字又被我塞進了櫃裡。隨著年紀增長，媽媽無心再參與成績的戰爭，而那滿江紅的考卷和一系列的思緒被櫃中無盡的黑給吞噬了。

上了國中，退去了自然率真的外表，也擔起了許多說不出口的責難。心中的鬱悶無從發洩，於是我開始寫日記。筆墨一筆一筆刻劃著剛步入青春期的不知所措，也描繪了辛酸委屈。眼淚暈染了富有情緒的文字，投影了皎潔圓月下那咬牙切齒的身影。日記是心靈的寄託，更是內心出口。我把黯淡的靈魂和破碎的軀體都毫無保留的展現在日記面前。那不堪的模樣只屬於我和它。它靜默的接受我的真實，淡定的傾聽如洪水傾瀉般的怨言，但終究用純淨的白回應我火紅的心。那些性格上的稚氣在挫敗和振奮的循環中漸漸的被磨去了稜角，體內湧動的燥熱也在打擊和鼓舞之間被緩和。那本日記不再伴我在黑夜，而成爲我身後的守護者。當我轉過頭時，我都能看見它的影子，卻無法再看清它的輪廓。因爲它已然成爲懵懂無知的我的碎片，沉入記憶的長河。曾經的字句是我壓抑

在心底的秘密，圈點成長的磨難被封存於櫃子的最底層。

房間的一角，櫃子筆直的站著，卻掩不了它的邊角已被攀附的灰逐漸淹沒，原本俐落的線條也被重物壓的彎曲凹陷。

現在的我高中了，繁忙的校園生活讓我屈膝彎背，沉重的課業壓力壓得我喘不過氣。在最迷茫的十七歲，我卻沒有時間徬徨。即將被賦予的身分是我不願面對的現實，迎面而來的學測是我避不了的考驗。頃刻間我恍然發覺，原來曾經最渴望的那份自由和獨立，其實是一種被迫成長。它是刺骨寒風拂過梅的枝葉，是滂沱大雨冲刷出肥沃土壤。岌岌可危的情勢，躲得了一時卻躲不了一世。瘡疤迫使我不再退卻，也促使我不再隱藏。即使身處迷霧中，我也會化爲那盞紅燭燃燒自己換取出路。以前，我依賴櫃子的幽暗來掩飾自己的不完全。如今我不再需要櫃子給予的安全感。破土而出的蟬告別了春泥，去尋匿自己的夏天。

拉上了封條，鎖上了銹。櫃子褪去柚木的色彩，慢慢變得沉寂。

皓月當空，晴空萬里。那日是國慶，社區有人放起了煙花。絢麗的色彩撒落在黑幕

之上，想必是極美的景致。蜷縮在房裡，在喧囂的氛圍中體悟孤寂，是高二生獨有的淒涼。那一夜我正為期中考準備著，角落稀落的聲響和一晃而過的身影瞬間讓付在背上的疲倦煙消雲散。我戰戰兢兢的探了頭，只見一隻蟑螂壓低了身體消失在櫃子的隙縫。我打開了櫃子，卻只見那些舊物。物事人非，是所有情感中最沉重且惋惜的吧。床頭櫃是童話中的巨龍，陷入了深深的沉睡。在它身上，堆積如山的雜物是時光飛逝的腳印，也覆蓋了它的原貌。直至我回首的那刻，被喚醒的巨龍吐出腹中的珍寶，才感慨到歲月的流逝。那些被栓住的故事飄散開來，在我的眼前重複播放。我迫切的想要擰下它的一角，但終究木然的坐著。

成長是個不可逆的過程，是支流流進汪洋，是毛蟲蛻變成蝶，是鷹在峭壁的尖上學會翱翔。當眺望過山嵐與地平線交織的遼闊後，區區圈谷又怎能媲美它的野心。既然在前行的路上沒有止步的機會，那不如在踏穩腳步之餘觀望周邊風情。珍惜從來都無法挽留光陰，卻讓我深刻地活著。至少在翻閱陳舊的破事時，我還能從苦難中領會餘味回甘。

閉著的櫃，敲擊卻得不到迴響。但當我打開櫃子，輕聲低語我的疑惑時，卻彷彿有令我安心的回答從底端傳來。

回聲引領我，踏上航於時光的船。在無數暴風中漂泊，在湍急的水流中擺盪，在狂浪間浮沉，最終被推送到靜謐的沙灘。沙礫石堆中卻是晶瑩的每個自己……櫃子的開合是生命中的起伏，但乘載的回憶卻不斷在改變它的形體。有時我總抱持著答案去詢問櫃子，所以它選擇閉上。然而，當由內心深處滋生的困惑傳遞出去時，它不停在櫃中衝撞，最後擊出一條裂縫，湧出源源不絕的能量。

那一夜我並沒有將櫃子闔上，任由月夜的嫵媚填充其中的空隙。黎明時分，東方的天空翻起了魚肚白，一束柔弱的金黃驅走了角落的陰暗，正巧落在了櫃子上。回憶重回陽光之下，晶瑩剔透且閃閃發光。我睡眼惺忪的看著，又是另一種坦然釋懷的心情。

評審評語

宇文正

櫃子，收藏了一張張分數難看的考卷、發洩鬱悶的日記，稍稍成長後，由一隻蟑螂帶引，重返現場，回顧櫃子鎖住的時光，那狼狽與煩憂的年少。這是一篇成長紀事，飽含青春期難以言說的苦悶，對整個世界不知所措的心情！

散文

王薇姿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得獎感言

心有猛虎，細嗅薔薇。謹以此作獻給天下每一位離家闖蕩的遊子，願我們都能成為理想中的自己，也願我們能及時陪伴一路上的所有支持者。

謝謝北一女中田威寧老師一再鼓勵我創作、投稿，也謝謝評審老師們的青睞。很開心自己的文字能夠被看見。

最後祝文中的女主角生日快樂。



散文組佳作

藥

王薇姿

「你身上有股藥味。」

「甚麼意思？」

「有點像是……看完醫生領回的藥袋。」

「蛤？」

從我進入幼稚園，羞澀的開始與外界有所交流，一直到高中，熟練的結識各方同儕，這段對話總是以各種形式在我身上反覆上演。而我從來不知道自己身上的「藥味」是甚麼樣的，也從來不曉得他人這樣的感知是由何而來。

「你覺得我身上有甚麼像藥丸、藥袋或藥局之類的味道嗎？」

「藥丸的味道？沒有啊，怎麼了嗎？」

高中裡結識新朋友的場合非常多，突然有那麼一段時間，我發覺那慣例般的情節不再發生，略顯彆扭的詢問他人，得到的回覆卻是堅定地否認。我不習慣，好像少了甚麼，卻又無從尋起，畢竟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原先身上有著的是甚麼。

「妳有沒有缺甚麼藥或營養品？」訊息聲響起。

「沒有。」我短暫思索後，打字，送出。

「妳看這個，廠商剛送來的，治髮尾乾燥很有效，你試試看。」

母親是一名藥師，也是連鎖藥妝店的店長。也因此家中總是不缺藥品，從小到大無論身上任何疑難雜症，只要向母親開口，她總是在思索後，告訴我那項藥在哪裡、它的外觀及品名，卻絕不輕易從她的「王位」起身親手幫我找，我也曾經抗議：「我找不到，有好多個長得差不多的藥。」母親便會嘲笑我：「那妳不會認字啊？白癡嗎？」語帶笑意，目光卻沒有離開過電視螢幕。

母親對我和哥哥姐姐都是這樣的。

「我忙著管店裡都來不及了，哪有时间管你們幾個。」正如母親所說，我們的作息時間總是錯開的，常是她起床了，我已經出門上學；我放學回家，她還在上班；她下班回到家，我卻已經睡著。也不曉得是刻意如此還是單純從心而為，母親藉此養成了我們的責任感：需要簽名的回條如果前一天晚上沒有放她桌上，絕對不許隔天早上讓她起床簽名；早上睡過頭也不許叫她載我們去學校或去搭車，非得花自己的零用錢搭計程車或是等她睡飽了起床，慢悠悠的洗漱再愜意的兜風到學校；東西沒帶到也絕不專程幫我們

送到學校。此外也從不介入我們的校園生活與決策，不像其他家長會逼著孩子去補習、關切每次段考的分數、深怕自己不瞭解孩子的任何一小細節。

與其說是對子女採放任式教育，我覺得母親的行事風格更像是保留了屬於自己的生括，沒有因為「母親」這個角色，丟棄了任何一點身為一個新時代女性的自尊來兜著兒女轉，她依然是藥師、是店長、是一個喜歡貓狗、旅行、閱讀、學習新知的女人，不會因為嫁人生子而迷失哪一個「自己」。

母親這樣的我行我素從年輕時候就定型了。

我的外公也是個藥師，還是當地扶輪社社長，鄰里見到都喚他一聲「員外」。而母親便是這員外人家的小女兒，不折不扣的千金小姐，同齡人指著天上的飛機嘖嘖稱奇時，母親在大阪的扶輪社交流會合照裡頭；人人日夜苦讀只為考入師專時，母親悠哉的以第一志願高雄工專的成績進入第三志願的嘉南藥專；再大一點，甫出社會時友人加班兼職只為多些積蓄以利成家，母親則是每個假日都身著日式典雅長裙、背著略大的側背包去上日文課。「你媽那脾氣實在了不得，」父親曾無奈的和我抱怨：「她年輕時一鬧起脾氣，人來人往的大街上都能停下來哭著和我吵。」而婚後，這樣的小姐脾氣除去了多餘的跋

扈辛辣，多了一層由歲月淬鍊而成的調和劑，形成了一種似是豁達卻又悶騷、似是任性卻又有理的色彩。

站在爺爺奶奶的角度想，母親絕對不是個傳統的典範媳婦；或許在父親眼裡，母親也不是個溫柔可人的賢淑妻子；但我認為母親絕對是個好母親，也是個好主管。

從藥品到營養品、保養品，任何新研發上市的產品，母親都總是搶先買下幾個帶回來給家人們嘗鮮；職訓進修時母親也是每次都帶了許多有獎徵答的戰利品回家。父親嘲弄他貪小便宜，但我清楚地知道（我相信父親心底也知道），這些贈品或樣品既無法上架販賣，大多也不是母親自己需要的，母親不過是期許手上這些尚未問世的产品能為我們誰帶來一點救贖、能解決我們身上任何一小塊煩憂罷，母親雖然不會用殷勤行動或肉麻言語表示情感，卻總是在用自己的專業還有「你有沒有需要甚麼？」庇護著家人。

先前曾聽母親分享，店裡調來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男孩，連續被兩間門市的店長調走，同事都還沒能叫得出名字便要收拾東西離開到新的環境。「他第一天來上班的時候，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就覺得，他很正常。」母親說著。「大概是曾經惹到誰，而巴結著那人的狐狸精們就都跟著排擠他。幼稚。」母親一向最討厭毫無意義的人際問題。「那現在店裡有其他人會刁難他嗎？」我追問，好奇事情的後續。

「沒了啊，都被我趕走了。」

「罵過了還死性不改，就讓那些人去臭味相投。」

「反正我們又不缺人。」

如果我是那男孩，大概會一輩子感謝遇到母親這樣的貴人幫忙終結這無限輪迴的深淵，或許甚至會希望未來能成爲一個這樣明理又不懼權威的主管，去幫助更多更多初踏入職場卻被老鳥耍心機打壓的可塑之才。

小學時如果母親讓我出門跑腿，常常以一個趕蒼蠅似的手勢示意我快點行動別多廢話。國一時，母親讓我獨自一人到日本自由行一個星期，入關前母親又趕蒼蠅般的隨意向我擺了擺手，便轉身離去，沒有任何叮囑。

國三時，會考的當天早上，出門前我反常地叫醒母親：「我去考試了。」母親睡眼朦朧的眯著眼，笑著向我擺手，我刻意且滑稽的學她，也對她擺手。

升高一的暑假，準備搬到台北的那個清晨，當時所有東西都已就位，只要我上車，便可以立即出發。我進到母親房間，母親已經醒了，明明是早上六點。我對她擺手，她也對我擺手。

之後每一次回台南，要離開時也總是這樣收尾的，沒有多餘的耳提面命，也沒有戲劇化的離情依依。

一零八年八月離家，而現在是一一零年十月，不知不覺都過了兩年多。

隨著課業與社團活動越來越繁重，再加上對台北的一切愈發熟悉，比起剛北漂的第一學期，回家的頻率明顯降低了許多。

「爲甚麼我們家有一股藥味？」某一次踏入家門時，我隨口而出。

評審評語

廖玉蕙

作者寫活了一位任情任性的母親，婚前婚後一逕只是認真做自己，不爲任何人犧牲。她既非傳統的典範媳婦；也不是溫柔的賢妻；更不是傳統定義下無怨無尤的母親。

這位母親從年少起，就很有主見，一逕朝藥師目標前進。她討厭無意義的人際問題。在家，絕不兒女情長，不干涉孩子的生活起居，但孩子也別想仰仗她的協助，舉凡天下母親常做的接送、補過等，她都置身事外，間接訓練出兒女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外，則是個敬業且願意仗義主持公道的好主管。但文章並不刻意造神，這樣利索的母親，也不免俗地貪便宜，帶回職訓中有獎徵答的戰利品以利家人。

最讓人歎爲觀止的莫過於最後提到的「擺手」示意。孩子出遠門或重要考試，做母親的竟然也沒有多餘的耳提面命，更沒有戲劇化的離情依依，完全顛覆傳統對母職神話的想像。

本文淪肌浹髓型塑了位典型的新女性母親及敬業的主管。

簡宏穎

國立新營高級中等學校



得獎感言

收到通知的當下其實嚇了一跳，真的很榮幸能獲得評審老師的青睞。

在寫這篇文章時，一直覺得胸口隱隱刺痛。不過，雖然深掘內心的過程令人痛苦，卻也在反覆爬梳中拾得一點歲月的慈悲，能開始用一種溫柔的眼光去撫觸陳舊的記憶之悲喜，擁抱自己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最後，特別感謝新營高中的教育賦予我一顆有情有愛的心，也謝謝阮清和聰宏二位國文老師的辛勤栽培，讓我能執希望的筆，寫有溫度的故事。

散文組佳作

澄澈

簡宏穎

澄淨無雜質，品質保證——至少瓶身標語是這麼寫的。

拖著沉重的步伐從床邊走到浴室，鏡子裡映出一個憔悴疲憊的面容，眼皮像鬆了螺絲的鐵捲門，上上下下不停刮出刺耳的聲響。每日早晨都像這樣逼視自己，口中唸唸有詞地重複昨天背到一半的英文單字，破碎的音節間少了好幾個字母，和那裂成玻璃脆片的睡眠夜晚一樣，永遠得不到滿足。

常常感嘆這樣苦悶的高三生活何時結束，水藍色的制服繡著發黃霉塊，被墨綠色的側背包壓得發皺，清流都成了一池汗水。美術老師說互補色可以帶來視覺張力，我想應該是繁榮和枯萎的對比吧：不是在其中一方載浮載沉，就是在另一頭垂死掙扎，彷彿太極的二元分界，切割出毫無詮釋空間的冰冷界線。

收拾好書本，踏出黏膩的步伐到學校。日子還不是這樣一天天的過，爲了養出肥美的榜單鵝肝醬，將玉米和大豆灌入鬆弛疲乏的胃袋，撐成飽脹欲裂的鼓囊。結束辛勤進食的一天，任務還沒結束，要到每天必經的雜貨店，一邊和老闆娘談笑風生，一邊把一

支支透明的瓶裝液體塞入背包。如果「走私商」也是一種工作的話，那我也算精通戰技的老手了。

倒也不是爲了料理或祭拜，那些米酒都是要拿來喝的。

摸入光線暗淡的房間，還要留心腳步以免被散亂的雜物絆倒，紙箱空瓶衣架或內衣或襪子，明明只是不到幾坪大的小房間，竟像一個錯綜複雜的迷宮。越過重重障礙，才能觸及那個坐在床頭纖瘦的身影，

我的母親。

接過一瓶晶瑩的酒，熟稔的開蓋動作不帶一絲猶豫，然後仰頭一灌。彷彿喉頭有隻飢渴的獸，出於本能而肆意撕咬吞噬，像用印度的恆河澆灌非洲的荒土，但歷經一陣濕潤滋養過後，隨之而來是更多的乾燥與燒灼。三分鐘的歡愉換來三天的宿醉，試圖把憂思暫時盪出玻璃窗外，再被強制拉回房間，然後無限循環。

忘了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家就這樣碎裂了。也許一開始只是小小的細縫，容不下一絲憂慮與警覺，後來細縫逐漸擴大，如孢子蔓延開來而盤根錯節。現在平滑的表面已經裂出一道谷隙，足以滲入幾公克的謊言與仇恨，隨著藥量加重而融化於每聲爭吵的怒吼之中。離開書聲琅琅的教室，回到家中又是另一番唇舌交戰。

承受著挨罵受打的風險，我還是那麼做了。明明知道自己不該給母親送酒，每當面對面時，自以爲堅強的心靈堡壘卻往往動搖，直到土石崩毀。似絕望似哀求的幽光從她釀成漆黑的雙眸漫出，像做錯事的孩子祈求獲得原諒，能獲得赦免再享有另一次犯錯的機會。

我太想得到母親的認可了，只因她是最親最愛的人。還記得小時候她牽著我慢慢走到雜貨店買糖果餅乾，甜膩的氣息瞬間瀰漫空中，那是草莓味或柳橙味的夢，但到現在卻只剩下一股酒精的辛辣感。傷口正緩慢燒灼著，像實驗室的酒精燈，一種詭異的平衡狀態，在燒杯中等待沸騰純化的，是母親混濁的靈魂。

杯中溫度一點一點攀升，也許再多加一點壓力就會變成超臨界流體，或能萃取出一點透亮的結晶。但事實證明這不過是墮落的煉金術，而原料是十七年不圓滿的家庭生活與積累的債務均勻混合，並在憂鬱症的催化下靜靜發酵。

於是，一場無聲的交易就這樣達成協議。

我滿足她生理的渴望，而她補足我心靈的空缺，像一個殘破的天平，窮盡所有努力來維持一個不穩的平衡。長大後再也沒有機會牽起的掌心，只能透過遞酒瓶時輕微的碰

觸指尖，來感受記憶中的溫存：一幀由掌紋編製而成的地圖。當然我不會忘記，纖細柔弱的指節早就因慢性酒精中毒而發黑、僵滯。

強烈的罪惡感不斷侵蝕著我，卻令人難以自拔，我知道這是錯誤的事，卻是能讓我得到親情之愛的唯一方式。雖然選擇在她面前當一隻溫順的綿羊，但內心有股微弱的叮囑聲迴盪，殘存的理智與良心告誡我，不能讓自己就此沉淪。

上一代的失敗與錯誤，不該被複印到下一代，也沒有傳承的必要。

最近我常騎單車到阿里山散心，藉此釋放平日積累的狂暴與憤恨。貪婪攫取山林蓊鬱的枝葉，試以杉木紅檜重建一個心靈的居所；瘋若猛獸地吞飲山泉水，試圖稀釋心中的酒精含量。我開始借助自然之母的慈悲來療癒內心，拖著殘破不堪的身軀，想要撫平那些曾經滲血的傷痕，尋求一點慰藉。

但願我能將山間的清風吹入母親的內心，用冷泉洗去她心頭纏結的憂思；但願我能擁有太陽的光輝，把一絲光芒透射進她陰鬱黑暗的心；但願我能長出結實的臂膀，重新將她從深淵拉回。我知道外公也有酗酒的习惯，所以母親或許也經歷了我的苦痛，但我和母親不一樣，我想成為改變的那個人，想成為掙脫韁繩的那個人。

不會忘記那些一同漫步的日子：陽光自樹葉的間隙流瀉下來，照亮紮實的紅磚道，

輕輕牽著溫暖厚實的手掌，走向熟悉的雜貨店；或是在廚房中大顯身手，一同把鍋碗瓢盆敲得響亮，與排油煙機轟隆的運轉聲對喊出一道道五顏六色的菜餚。陳舊的記憶如泛黃的相機膠捲在腦中回放，彷彿時間回到十七年前風和日麗的那一天。

那時河水都是澄澈的，也沒有一池一畔受到汙染。

評審評語

宇文正

面對酗酒、憂鬱的母親，該如何自處？取悅母親，以獲取短暫的親情？抑或理智抬頭，盼母親掙脫深淵，也讓自己不再複製悲劇？〈澄澈〉這篇，寫出破碎的家庭裡的悲哀，結尾的呼告、祈求，令人動容。

詹佳蓉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得獎感言

首先真的非常感謝主辦單位選在這個時間點發得獎通知，我今天早上起床鬧鐘的時候大考中心的學測成績簡訊直接一個猝不及防我差點崩潰，然後結果下一秒就看到文學獎通知！！！真是巧合的振奮人心啊！！也謝謝評審老師們的肯定，我會繼續努力。



散文組佳作

奶奶

詹佳蓉

除夕夜，一年中奔赴各地的家人們終能相聚之時。觥籌交錯，笑語喧嘩，歡愉熱鬧的氣氛彎了眾人的眼角。倏然，一陣爆裂巨響，眾人紛紛向窗外望去，發出期待的驚呼，只見數道尖銳的光亮劃破漆黑沉寂的夜空，絢爛奪目，於下一秒綻放刹那芳華。

偌大的房子，沉默一角的東南隅，座落著一方寂寥的空間，與眾人歡鬧的喧囂隔著一扇薄薄的門扉。

年夜飯吃到了最無聊的地方，我無所事事，拿著盛了零食的盤子進了阿金婆的房間。

「阿金婆？」我喚道。房裡光線昏暗，空曠而靜謐，恍若與外頭錯置在同一個時間點卻不同的時空。她正唸經，閉著眼，口中念念有詞。聽見我的叫喚，阿金婆停了下來，睜眼道：「按怎？」

「要不要出去吃東西？」

「毋免，阮猶未餓。」

「那你什麼時候會餓？」

「這馬猶未。」

「喔，好吧。」

我躺到床上滑手機，而阿金婆明明說不會餓，卻放肆的伸手拿我碗裡的食物，害我床都還沒坐熱就要再去補貨。她吃這麼多，卻不幫我去。

窗邊新插的百合染著粉嫩的紅，窗外是漫天煙火消逝後沉寂清冷的夜空，浮華褪盡，如指尖流沙。

阿金婆的真實身份，是爺爺的小三。簡而言之，爺爺當時年輕氣盛、放蕩不羈，不顧懷有數月身孕的奶奶在家，與一名同樣盛氣凌人的女子開啓明目張膽的婚外情。家人們皆無法接受此所謂「喪盡天良」之事，卻無力阻止，只因那名跋扈如潑婦的女子有十足的本事將他們家鬧得烏煙瘴氣。奶奶起初傷心欲絕，爾後也只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習慣了，年幼的爸爸與弟妹全看在眼里，厭惡極了這個欺負媽媽的女人。而最使家人們無法置信的是，在許多年奶奶過世以後，爺爺竟將她接到家裡同居，再也沒有離去。

不論阿金婆年輕的模樣是否如家人所描述的一般狂傲驕橫、潑辣刁鑽，我看見她的第一眼，其實是完全沒法想像的。她的眼神安靜而祥和，說話時總是同樣不愠不文的語調，和不急不緩的步伐，說不上和藹可親卻又有別於一般冷漠的老人家。她唸佛，吃齋，沉默自適，一個人時口中總是唸唸有詞。我已無法穿透她面容上的褶皺推測其從前的容

貌，只在阿金婆房間的抽屜中看過一張老舊的照片，是她年輕時的獨照，唇上抹著張揚的胭脂，是那種刻意又惱人的風流。如果她是我同學，我猜我也會討厭人家。

我們這一輩的小孩稱呼她為「阿金婆」，並不是奶奶，我想這是身分不被承認的象徵。但事實上，我打從出生就沒見過奶奶，阿金婆更像是我真正的奶奶。我也喜歡跟她一起，膚淺的原因是因為她會給我零用錢、請我吃爭鮮，較不膚淺的原因是因為她不像討厭的大人，她總會聽我說話，即使爆粗口也只會呵呵冷笑，她不會批評我買了一堆沒有意義又浪費錢的小東西、不會把我當小孩說教、不會叫我好好讀書或像其他親戚有事沒事就說妹妹越長越漂亮摟。阿金婆真的很怪，好似世界上的一切都無關緊要，但我保證我是她最喜歡的小孩。

她其實也無形中教會了我很多事。直到越長大才越能感受到，阿金婆似乎是內化了許多人生際遇產出的體悟，否則她怎麼能將周遭的空氣沉澱的如此和諧又寧靜？我在猜，也許是她在染盡人間煙火後終究洗煉出了生命的溫潤，但也或許她根本與普通人無異，只是成了一顆孤寂所以緘默的靈魂。

我可以在老一輩家族成員的眼神、話語和許多大小事中體認她是如何不被待見，卻不清楚以前曾發生過怎樣的腥風血雨。爸爸說，阿金婆與家人之間的隔閡，也許是時間無法磨除的。即使過了這麼久，子孫對於她，也僅培養出疏離的長輩禮節。但自

我有記憶以來，她似乎也不會嘗試過融入。或許，她還是藏著一身傲骨，你對她好，她才對你好。

我有時會試圖猜測，不知阿金婆這麼一雙看了世界超過八十年的眼睛，是否早看淡了這一切？我好想體驗一次她的眼睛，來讀懂她對這個世界的詮釋。

在爺爺過世以後，阿金婆一個人待在苗栗的家，鮮少有人探望。只有爸爸媽媽時不時會假借回家的名義和她吃頓飯、聊聊天，這也是我與阿金婆較親近的緣由之一。後來才察覺，阿金婆其實也是個會感到寂寞的正常人。每次到苗栗吃飯，我都多少能感受到她被陪伴的喜悅。

我會問爸爸，你不討厭她嗎？他老實的回答：「曾經當然是非常討厭的。」

「但現在的阿金婆，只是一名孤單的奶奶。」

某個春日向晚，爸爸開車載著家人從苗栗阿金婆的住處折返回家，她少見的出來外頭送我們離去。

我和她擁抱：「掰掰，阿金婆。」她淺淺的帶笑，也許她今天很開心，開心時也只有半點的笑。

我又向爸爸問起了阿金婆，他竟少見的提了別的內容，多少有種為爺爺和阿金婆平反之感：「其實在那個時代，結婚對象並不是自己能決定的。你爺爺本就不是聽長輩的

型，硬是與家裡人對著幹，帶回了阿金婆，重傷了你奶奶。對我來說，她真的很可恨。但到頭來，所有的責怪和辱罵落的是在她頭上，現在也沒有人會陪她了。」

「其實這事兒裡的每個人都有悲傷的。」

我沒回話，只突然想起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引用的叔本華三種悲劇之說：「第一三種悲劇，由於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係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蠍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但或許這份美化成悲劇的解釋只是在為錯誤套上冠冕堂皇的皮囊，沒看見過去的我，自然而然偏袒了阿金婆。我原想問：「那你認為阿金婆錯最多嗎？」然而終究沒問出口，我想有些事我無從理解，也永遠不能理解。或許爸爸也不曉得。

鄉間顛簸的路徑使車身搖晃不止，我坐在後座，忍不住望向後照鏡，竟見背著斜陽的阿金婆仍站在原地目送我們離去。她的身影單薄而孤寂，帶著淺笑消融後收斂的神情，逐漸縮小、縮小，直至再也看不清她的輪廓。

不知怎的，我霎時紅了眼眶。

爸爸沒有再提起過這份體悟。

想必爸爸也曾掙扎過，是恨，是無視，還是放下。阿金婆做了錯事嗎？她和爺爺是不被祝福的真愛嗎？我無權，也無能討論這一切的是與非，也無法試圖猜測為何在這麼

多年以後，她願回到這個明知無法融入、明知不被待見的地方。我不知道，也永遠不會知道爸爸在心中最終的抉擇，只知道他與阿金婆說話時從不提那段日子，也從未逼問：「你後悔過嗎？」

所幸，遠離陳年往事的我無需在這難題中掙扎，被逼迫詮釋無解的悲傷。我只需看見我所看見的，敬愛我所敬愛的。

同年五月，阿金婆因腎臟疾病住進了醫院。她說她知道自己這個年紀，有很大可能出不去了。提醒我們，如果她到後來成了不能自理的模樣，一定要幫她簽放棄急救書。我這才正式察覺，我們真是阿金婆唯一的親人。阿金婆也是我的奶奶。

不久後，阿金婆便與世長辭，至始至終我都沒見她一點狼狽。她說，喪事要以佛教流程為主，一切從簡。

下葬的那天，天氣溫潤晴朗。就連吹來的風，都是那樣平靜，好似從來沒有變。

評審評語

廖玉蕙

「看見我所看見，敬愛我所敬愛。」是本文的關鍵詞。大人間的恩怨總是難了，居中的晚輩卻以純真的雙眼看出恩怨情仇外的倔強與溫柔。題曰「奶奶」，其實寫的是爺爺的小三，爺爺過世後，她在眾人仇視的眼光中安之若素，只有文中的「我」摒除成見、遞送溫暖。

作者對人物的刻畫傳神，不落入刻板印象。由團聚的歡樂除夕帶出僻居東南隅的寂寞主角阿金婆，格外引人憐惜。這位在家中因身分特殊而被漠視的奶奶，與親人的關係疏離卻不企圖融入，但「我」感受到她的寂寞與被陪伴時的喜悅。文中交代與阿金婆親近的理由，正透露出阿金婆不為世俗觀念拘縛的人情通透與澹定；而由作者父親的言談中，也讓人識透人間情緣的複雜與不得已，詮釋了解與寬諒的歷程，堪稱佳作。

吳宜倩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等學校

得獎感言

很高興您能因為我所寫的文章而認識、亦或回憶起「遊花園」。

牽亡在現代已經慢慢被遺忘，被視為不吉利，但亦是象徵過去民俗的星輝，或許您亦能夠以非宗教的視角來聆聽它、欣賞它、眺望這座需要被回憶起的花園。

亟需靜謐卻車水馬龍的現代，歷史奔馳的浪潮洶湧，隨時會吞沒一點點屬於我們這片土地的、微弱的光。

如果您看見我的文章，在評點之餘，如果不避諱，請打開手機搜尋與聆聽一次「遊花園」，這便是我小小的初衷。



散文組佳作

遊花園

吳宜倩

透過那首冗長的歌，我們便可以回到那個我們尚未前往便已經逝去的花園……

十二個月，二十四種本命花，沒有人會特意去記下卻傳唱已久的歌詞。我們以此求死，以此求一個美滿的往生；也以此求子，求一個孩子光耀門楣的將來。

在長風驟起的河堤上，我提著彘扭的戲腔，不怎麼標準的閩南語，唱起那首好像已快要被遺留在時間長河裡的歌。雖說有點古怪，還有些難堪，但我抓著手機，看著不甚熟悉的歌詞唱著。

你還記得遊花園嗎？

那樣的唱腔是豪邁的、充滿世俗氣息的，卻真正給了我們一個屬於故鄉的故事，象徵一生的四個女人踏著生者的步伐，曾經她們足下的繡鞋色彩鮮艷而紋路繁複。雖然後來的嗶啞聲裡再也沒有他們的歌調，但我卻是在這樣的年代裡回看，看那些身在大都裡

的人們已經忘卻的風景。牡丹刺繡繁麗已褪，無數花朵鮮豔不再，可我卻在這時被那座將要消逝的花園深深吸引，即便閩南語說得不好、對民俗理解得一塌糊塗。

後來，在理解後我才真正知曉，我們向來不是曲外看客，而是唱腔裡在紅塵中飄杳沉浮的人。每一段歌詞祈願著簡單得令人感到過於市儈的事，不論是大紅袍繡金花的員外還是寥寥無名的百姓家，都希望能在那座花園裡的孤魂找到本命花，安心地投胎人間，成爲一個更好的人。有生便有死，那幀歌詞裡包羅了截然相反卻又極其相似的一切，在鏡鉞聲裡指引尋找繁花的路途。

正月好花是瑞香，兩月兩蕊是香蓉，請神梗花花會勇，誠心便請註生娘——

嗩吶和銅鑼，二胡與皮鼓，當年紅漆早已斑駁，虛虛渺渺的歌聲依然迴盪，曾經的戲子們或許只是爲了多掙一些銀兩，卻是將牽亡的聲樂凝固在歲月年華流逝之間。我們在那座花園裡看不見盡頭，人生來好像就是這樣的，我們看不見茫茫的未來，卻也不盡或崢嶸或平緩的過往。時間過得久了，我們會忘記很多東西，忘記曾經的朋友與同窗，忘記嚴厲以待的家人，忘記令自己以淚洗面的挫折，忘記痛恨的嚴厲上司和職場上鬥爭周旋的死對頭們。

註生娘娘興許只要抬袖輕點，就是讓花園裡找不著本命花的孤魂去往某戶好人家，她見過了風月，也見過了貧賤，最後在雲間看著千萬燈火輕輕燃起的百姓家。不敢說是看淡魂靈的次次輪迴，但沒有悲喜，也沒有哀慟，只是這般守候著，凝望著，等待人們請神來，再一次遊花園，再一次去往自己也不敢肯定的未來。我們只是沒有終點地踏過一生，而後遊花園，如此往復，如此更迭。

但或許，它的年代早就過去了，我不該再去回望，更不該留戀。

我從來沒有在現代的街頭聽過牽亡歌。殯葬的梵音常在車水馬龍的、充滿喇叭聲與剎車聲的大道上，在嘈雜的夾縫中游移，偶爾還攜帶了不甚明顯卻莊嚴的木魚輕響，但我卻沒有聽聞過有誰在低吟遊花園。或許紅塵滾滾，越來越少人會去刻意記得那些對現代而言已經有些鄙俗的唱腔，就如同那些個早已消失的戲班子一樣，沒有誰會再去沉浸在祖宗的記憶洪流裡想辦法撈出一絲一毫的嗩吶聲。他們想要的是安靜莊嚴或充滿神光與佛性的葬禮，他們不會再向遙遙繁花盛開的地方求一個孩子。

但再聽見一個非主流樂團的主唱說，「我一聽到這個調子時，就有一種感覺——『啊，沒有錯，就是這個』。」後，我才知道，受因爲這樣的感覺，他們選擇將即將失

散在口耳相傳間的牽亡歌保留下來，唱了出來。我便在這時覺得，或許這樣的一往無前，才是這首歌被我、也被更多的人再次回想起，遇見而感到驚艷無比、感動無比的原因。

在流年間，我們大多數人從一開始就忘記了怎麼前往那片往生的花園，因為給我們帶路的人被大時代的洪流沖散了那一點自認守舊的念頭。以至於我們再次回首，也不一定能一眼看見覆沒的故事。

但是，良辰美景也時能勝卻奈何天。

我終於知道的我的本命花是什麼，哪怕身旁的人有自己需往赴的康莊大道，我仍然知道，那裡有花園，當某一日我將離去時，我可以有自己離開的路。我不知道這樣的感動日後會不會改變，但至少現在，我嚮往的是那個有微光和本命花的地方，在花園裡漫遊，聽著悠長的嗩吶聲，隨著祝生娘的牽引，再一次去往人間，那樣的幻想，深深雋刻在心底。

河堤上長風萬里，青空與雲霞渲染成繽紛色彩，我笨拙地開口、吊著嗓子，對著大武山綿長不絕的嶺線，唱起那一曲被太多人忘記的遊花園。我依然不熟悉我的母語，最多也不過能到聽懂的程度而已……但我這次唱的從容，哪怕唱錯了也沒關係，畢竟我不

是百年前那唇點朱丹的戲子，也不是那倒退著走的引路人。

所以，再來唱一曲遊花園吧，無關殯葬也無關求子，單單純純地，在風裡再唱一次被忘記的遊花園。

評審評語

李瑞騰

這不是一篇記遊散文，寫的是民間歌曲〈牽亡歌〉，亦即〈遊花園〉。以文字寫音樂，不容易，更何況寫的是牽引亡魂的歌。

「十二個月，二十四種本命花」，遊花園，請衆神，牽引亡魂找到自己的本命花，往生去。作者從自己在河堤上努力地學唱著，尋思迴盪的樂音、歌詞意涵，乃至生死之間的界線。其中提及一個非主流樂團（農村武裝青年），最後又回到河堤上，有新的感悟。

薛雅云

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等學校

得獎感言

這次很榮幸可以參加桃園武陵文教基金會舉辦的散文創作比賽，也非常感謝可以得到佳作 6 的名次，感謝我的指導老師、各位評審老師及主辦單位，第一次參加校外的散文比賽，覺得是一件非常難得的體驗，對於之後的學習歷程也很有幫助，這次的投稿內容是有關亞斯柏格症，靈感源自於生活，文筆的部分還有再進步的空間，希望下次能夠有更好的表現也期望自己的文筆會越來越進步。



散文組佳作

他和牠很像

薛雅云

蛇，在多數人眼中應該是令人不寒而慄的冷血動物。

大部分的人對於蛇總是有種無意識的偏見，但是在我看來，艷麗的花紋只不過是種自我保護的偽裝，牠們一生中除了覓食就是躲避天敵，奈何天生就視力不好，也沒有聽覺，要是少了這保護色來嚇阻敵人，想必不會那麼好生存。

牠總是看似舉止慵懶，做任何事都漫不經心，但看似隨心所欲的外表下，面對眼前的獵物往往能迅速將其捕捉，我沒辦法猜測牠的想法，每當我將牠纏繞在手中逗弄，不禁會想「到底認不認的出我呢？好歹也餵養了這麼久」……但我想，答案應該是不會吧！

畢竟是冷血動物，如果能夠辨認出我的氣味，我便心滿意足了！

沒想到相處的時間久了，有時也可以捕捉到牠們很人性化的一面！記得有次看到牠像往常一樣在沙發上緩慢地爬行，爬到一半竟不小心摔落到地毯上，只見牠愣了一下，就裝作沒事般繼續爬行，原來牠也是要面子的啊！我開始覺得原來蛇也能溫馴可愛，與傳聞中的兇殘形象完全沾不上邊！

世人常說牠們從小需要餵食小乳鼠長大是一件很殘忍的事情，但這是牠們與生俱來的生存條件，要是不攝食其他生物，牠們便無法生存，葷食的我們不也殺生嗎？又如何批判蛇類殘忍？有時不禁會想：「要是牠能聽懂我們的語言，知道多數人認為牠們是十分駭人的動物，牠們會怎麼想，是會傷心？或是一笑置之，甚或是不屑一顧呢？」

因為家中環境的關係，從小就無法飼養貓狗等寵物，但是身旁同學都會介紹自家可愛的寵物，我便哭鬧著要求也可以有個屬於自己的寵物，家人顯然每天被我的哭鬧吵得十分苦惱。外公第一次將牠帶來我們家時，我沒有一般人聞蛇色變的恐懼，反而充滿驚喜與好奇。即便牠曾一度要被媽媽要求丟出去，但最終仍在我的哭鬧聲中妥協了。

有次上綜合課時，配合課程的關係，老師請大家分享自己的寵物，我滿心期待著要將我們家最特別的生物介紹給大家，然而大家並未如想像中那般羨慕我，反而自此之後，耳邊漸漸出現一些不友善的聲音說道：「聽說那個女生有養蛇，好恐怖喔！」「好可怕，不要跟她做朋友，萬一吵架，她會讓她的蛇來咬我們！」「哈哈哈哈哈……你們看，是蛇蠍美人欸！」……即便我極力想要忽略那些使人不愉快的聲音，而且還有朋友會安慰我，但那些嘲笑聲仍然像子彈一樣不斷往身上掃射……

高中時，爲了觀察生物，三類組的生物教室裡飼養了一隻蛇，而因為照顧牠在部分人眼中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沒有什麼人願意擔任，而我就默默的跟牠相處了一整個學期，自從升上高二，竟多出了一人與我一起分擔照顧牠的工作，第一眼見到他的時候心想：「看起來是個好相處的人啊！」，我熱情地招呼他：「嗨！你是這學期也要一起照顧牠嗎？」

外表乾乾淨淨的他靜默不語，似乎被一層憂鬱的厚重氣壓籠罩著。

見對方沒有反應，我便再問了一次：「同學，你有什麼不會的地方記得跟我說喔！」「……」只見他仍是不發一語，只顧著低頭做老師交代的事。我便不再說話，也開始低頭開始默默清理飼養箱。

又過了幾日，雖然我們還是沒有講過任何話，但或多或少培養出了一些默契，我做好了被忽視的準備，打算再與他搭話一次「那個，你也很喜歡蛇嗎？」「……」一個很輕很輕的聲音，小的幾乎快要聽不見，我十分驚喜他竟然回了話，便說：「好特別喔！真的很少人會喜歡蛇，大部份的人都很怕牠們，對吧？」「……」又是一陣沉默，就當我以爲對方不會再講話時，「也許……我和牠們很像」「欸？什麼意思？」而當我還沒了解這句話的意思時，上課鐘聲便響起，只見他收拾好東西便轉身離開，而我還在原地想不透那句話的意思。

時光飛逝，高二的時光已過去大半，我跟他也慢慢熟悉。

每次整理飼養箱時，我們總是會聊天，即便他還是不怎麼喜歡搭理人，對於他沒興趣的事情便不會回話，但同時我也發現他是一個很細心的人，並且對於喜歡的事情表現的十分投入。我自認為我們相處的十分融洽，但在一個細雨連綿的陰天，我們一如既往的做著與平時重複的工作，一向不喜開口的他突然說了句：「我們還是不要再走那麼近了！」

「爲什麼？」我不明白，我是做了什麼惹他不高興的事情嗎？明明前幾天才好好的……
「因爲我有病！」

「……什麼？你在說什麼？」我愣了一會，還是沒有清楚他在講什麼，一切都莫名其妙，而他也不再開口，氣氛變得很微妙，一直持續到下課，我受不了這尷尬的氣氛便先回教室了，一到教室我便跟平時最要好的朋友描述剛剛發生的事情，只見她神色怪異地看著我說「妳不知道嗎？他在學校很有名，聽說他有病，沒有人願意接近他，原本我就想告訴妳的，一直沒好意思說。」

「他得了什麼病，很嚴重嗎？」
「不知道欸，聽說是亞斯伯格症，大概是什麼精神病吧！」

「……」我一時語塞，竟不知道要回些什麼，最終不發一語地回到座位上查詢「亞斯伯格症」到底是甚麼疾病。

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疾病，而且很容易遺傳，如果得了便會一直存在，他們的外表與一般人無異，心中卻有著自己的小世界，病情有分輕度重度。

若是輕度，在社交上並無太大的問題，但若是重度便容易情緒失控，不擅長社交。他們對於某種事物會十分堅持固執，即使輕度病患與我們一般人無異，甚至不易分辨，但多數人聽到亞斯伯格症便會有種無意識的偏見，也有部份人將這種疾病與經神病、躁鬱症劃上等號。

後來我漸漸多次向朋友打聽他的事，得知他平常並沒有做錯任何事，也沒有說出什麼令人厭惡的話，只不過因爲疾病，使他不喜跟人交流。又不知道是誰不小心看到了他的資料，並且將其散布出去，導致許多人即使沒有與他相處過，便覺得他很可怕，像是某種瘟疫帶原者一樣而不敢接近他。

後來有很長一段時間，他都沒有再去生物教室，我也沒有在學校看過他了。

我以爲隨著時間洪流的淘洗，這些不愉快應該會否極泰來，之後聽別人說他好像是去國外讀書了。我想，我逐漸的明白了他之前話中的意思了，又過了一段時間，我不時

會想起他常喃喃唸叨的話……「也許……我跟牠們很像……」

不知道他當時講這句話時心中怎麼想，是傷心又或者是不屑一顧？他和蛇很像，是因為都不被世人所待見嗎？只因爲聽到的這個病名，即便完全都沒有相處過，就先行下定論，對他就像對蛇般避之唯恐不及，或許，真的還滿像的吧！

我一直想要送他一句話：「即使眼前不見陽光，太陽也是一直存在的！」再冷凝的血，也能被暖陽慢慢化開、流動……。

評審評語

李瑞騰

〈他和牠很像〉的「他」是一位患亞斯伯格症的高中男孩，「牠」是蛇，「我和牠們很像」是男孩不經意的一句話。像的是性格，是旁人對他的觀感和態度。

敘述者「我」是一位愛蛇的女孩，養蛇爲寵物，認爲蛇溫馴可愛，也有人性化的一面。男孩來生物教室和「我」一起照顧一隻蛇，他安靜、細心卻不大搭理人，這篇散文對這樣一個男孩的描述很傳神。物和人雙寫，平實，卻感人。

邱資茵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等學校

散文

110

得獎感言

看見得獎的電子郵件時，是在剛洗完澡的傍晚，刚开始還以為是因為沒戴眼鏡看錯了，直到戴上眼鏡看清楚後，才有了得獎的真實感。

這是我第一次以散文的形式創作，起初還有些適應不來，本文險些夭折。幸好有黃玉惠老師一路細心的執導與叮嚀，這篇文章才順利的完成了。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父母，是媽媽獨特的文化背景給了我這篇文章的創作靈感，也是爸爸一路的支持，我才能無所顧慮的創作，和寫下我在兩個文化下成長的故事。



散文組佳作

魚露的味道

邱資茵

我討厭魚露的味道，每次聞到我總會捏著鼻子，心裡默念著好臭好臭，我是如此的厭惡魚露獨特的氣味，但那卻是我媽媽眷戀了一輩子的味道。

幼稚園的時候我過得很開心，即使上台自我介紹的時候不像其他小孩一樣能大聲的說出我的爸爸媽媽來自哪個城市，總是模糊帶過，因為我清楚認知到自己與其他不一樣，這樣的不一樣讓我很害怕，擔心自己會成為異類。我常常思考著如果爸爸那個時候沒有娶媽媽還會有我嗎？如果那個時候取名字的時候爸爸看上了另一個名字，我還會是現在的我嗎？死掉了之後我會變成另一個人嗎？我到底是誰？尤其是當我凝視鏡子裡的自己時——看起來「很健康」的膚色、有點塌的山根、肉嘟嘟的鼻頭、不是很大的眼睛和豐厚的嘴唇時，我時常困惑。

幼年上下學的時候有媽媽騎著她的萬能腳踏車帶我穿越大街小巷，我喜歡坐在後座風穿過髮梢的感覺，喜歡眼前不斷飛逝的景物，那是我童年裡最快樂的片段之一。媽媽身後載著我，前面的籃子堆滿一大袋準備要代工的塑膠花，龍頭兩邊還會掛著剛從菜市場採買回來的蔬菜水果，要是遇到下雨天，她還得一手撐著雨傘騎車，腳踏車搖搖晃晃，

但抱著媽媽總讓我感到無比的安心。

還記得讀幼稚園的某天，媽媽帶著我到家附近的東南亞雜貨店採購一些辛香料和零食，回到家媽媽便讓我和弟弟坐在沙發上看電視，自己到了廚房開始煮晚餐，傍晚爸爸回到家後餐桌上早已放上了剛煮好的飯菜迎接他，熟悉的家常菜擺上桌後我開心的拿著碗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準備要吃飯，餐桌上的一盤半透明的長條物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長條物裡面看起來綠綠的，還有一點點灰灰的，看起來像是把蔬菜跟豬肉包在了裡頭，我看著這道與餐桌上其他菜色格格不入的料理，歪著頭問爸爸：「那是什麼？」「那是春捲，是越南菜喔。」爸爸溫柔地答道。沒多久媽媽從廚房端出了一小碟沾料，我原以為是平常常見的醬油，結果那碟沾醬的氣溫相當強烈又特別，聞起來帶著濃濃的海鮮味，當時的我直接脫口而出：「好臭喔！那是什麼？」「那是魚露，沾春捲很好吃喔，來，吃一點看看。」媽媽摸摸我的頭說，一邊拿起了一個春捲沾了一點魚露餵到我的嘴邊。「我不要！好臭！媽媽為什麼要吃那麼臭的東西？」還沒注意到一旁媽媽黯淡的神情，爸爸便開口說：「不可以這樣說話！不吃就不吃，怎麼可以這樣對媽媽說話？」被爸爸突如其來的憤怒嚇到，我哽咽地說：「就真的很臭啊，我討厭魚露。」從那一次之後我們家的餐桌上就不會出現魚露的蹤影，媽媽也不再帶著我到東南亞雜貨店了。

我意識到媽媽在台灣孤單是從某個除夕夜開始，大家都聚在客廳裡開心的聊著天吃著年夜飯，我看了看媽媽還沒有回到客廳一起吃飯，便跑到了廚房裡，想要拉著媽媽一起出去用餐，我走進廚房裡看見了媽媽正在流理台上洗著碗，那年冬天很冷，我看見媽媽紅著鼻子，時不時用袖子擦拭眼角，她似乎沒發現我跑進了廚房，我走了過去拉了拉媽媽的衣角。「麻麻，妳怎麼了？」我問。「沒事啦，只是想妳外公了。」媽媽將手上的水抹在圍裙上後抱著我說。越南也和我們一樣是過農曆新年，遠在1710公里外的外公也一定很想念媽媽吧。

距離上次回越南早已是五六年前的事了，我還記得最剛開始的時候，我和弟弟都不怎麼喜歡回去越南，因為總覺得哪裡髒髒、舊舊的感覺，和外公阿姨表姊弟妹們也不怎麼熟悉，所以特別的無聊；但是我很喜歡坐飛機，因為可以看三個小時的電影，還可以穿漂亮的新衣服，媽媽還不會嘮叨我們，有那麼多的好處，我和弟弟也理所當然的樂於踏上了返回越南的旅程。

魚露就如同越南的醬油，再加上越南人的飲食習慣，魚露可以說是越南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調味料。原本就討厭魚露味道的我，每天都備受煎熬，不過媽媽總會貼心地帶上臺灣的調味料，讓我們在越南也能吃上家鄉味。

外公家位於古芝郊區，也就是越戰著名的古芝地道所在地，外公的左手大拇指就是在越戰時受傷的，雖然古芝臨近首都，但沒有胡志明市那麼的繁榮有趣，反倒是有次回

越南我們到了西寧去拜訪四阿姨時，我和弟弟才體驗到了越南的趣味。

四阿姨家位於西寧較熱鬧的地段，隨處可見具有當地特色的小吃店，而且早晨的空氣裡會瀰漫著淡淡的咖啡香，那是法國來過這個國家的痕跡。越南咖啡的香氣十足，會用很少的熱水沖開後加入大量的碎冰，不像美式咖啡把苦澀作為招牌，越南咖啡本身就是香甜的，不帶苦澀。每天早晨一杯咖啡，是開啓一天最浪漫的方式，反觀大街上毫無秩序的交通，四溢的咖啡香氣在看似庸擾的世界，是嘈雜中的浪漫，讓整座忙碌的城市放慢了腳步。

那一天因為剛到西寧的時候已是傍晚，我和弟弟簡單吃過河粉後就睡覺去了，隔天早上，因為從古芝來的時候媽媽沒有帶到台灣的醬油，所以我和弟弟為了能在西寧不要餓肚子，只能捏著鼻子嘗試接受魚露了，那天的午餐是春捲，以往我和弟弟吃春捲的時候都是沾著醬油，雖然不怎麼搭，但至少不用吃魚露是我的中心原則，沒想到在西寧的時候為了不要食之無味，我只能硬著頭皮吃下了沾著魚露的春捲。

我皺著眉頭，一手拿著春捲，一手小心奕奕地拿著裝有魚露的碟子，上面浮著辣椒還有還沒化開的砂糖，我一邊擔心深怕它不小心灑在衣服上會留下難以洗去的味道，一邊將春捲沾上了一點魚露，然後閉著眼睛咬了一口。

不同於醬油有著的強烈醬香，魚露更好的帶引出了不同食材的風味，脆甜的黃瓜、

新鮮彈牙的蝦肉、和各種生菜的爽口，魚露用它獨特的清爽感讓整道料理變得輕盈了起來，怪不得在炎熱的越南人們會使用它來作為調味料。雖然味道不怎麼好聞，但是入口的感覺絕對是此生最棒的體驗，我忍不住露出了享受的表情，抬頭時我看見了媽媽正看著我微笑。

回到台灣沒多久我便上了小學，這一次自我介紹前我仍猶豫著要怎麼介紹我的家庭。不過在站上台那一刻，我看見窗外的媽媽正凝視著我，這次的目光交會使我不再害怕被當成異類，我喜歡這樣獨特的自己還有和別人不一樣的媽媽。

放學時刻媽媽一樣騎著腳踏車來載我，九月的台灣和越南一樣炎熱，陽光穿過樹葉的縫隙照在人行道上，像是地上的星星，我抱著媽媽的腰說：「Mẹ ơi con muốn ăn chà giò. (媽媽我想吃春捲)」。

評審評語

宇文正

這篇是新住民第二代的心聲，從魚露的氣味入題，藉由從排斥魚露到享受它的氣味，表達對於母親來自越南，這矛盾情感的演變過程，流暢的文字、豐富的細節，寫出了複雜心情的轉折。

散文

黃橘嫻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得獎感言

我自幼喜歡編織文字，醉心於寥寥數筆下的渾然天地、觸動於平凡字句勾勒的用人間。雖然文學在理工風氣盛行的台灣一直不太受重視，也曾讓我自我懷疑對它的喜愛，但第一次參加文學獎便幸運獲獎，還是極大鼓舞了我持續創作的熱情。希冀日後，時光將沉澱經驗、淬鍊筆鋒，引領我用熱愛的文字，留下這一世的點點滴滴。



散文組佳作

金色鳳鳥

黃橘嫻

我的收藏匣中藏著一隻翠綠的金色髮簪。

那是一支鑲著淺綠玳瑁、形似鳳鳥的簪子。長長的金色翎羽優雅地盤旋而上，直至頂峰方斂目低垂，有著五彩鳳凰的張揚而不失一朵花兒的嬌羞。定睛一看，絲絲綠意包裹著鳳翎末梢，與那首處的黑水丸相映成趣，好似真有一隻嬌俏的鳳鳥，故作不意地張開美麗的羽毛，讓人一窺金燦中的綠，卻又在來得及細瞧前抽身而退，只留下一隻欲語還休的黑眼睛。

我的外婆便擁有那樣一雙叫人情惹意牽的黑眼睛。

外婆出生於山明水秀的蘇州，幼時隨家人輾轉流離到台灣，不到二十歲便草草下嫁到嘉義農戶。其實說下嫁也不是實話，畢竟當年那蘇州紡織廠的錢財早已泯滅於戰火中，唯一象徵著曾經繁華的，就只剩這支翠綠鳳簪。生計雖然困苦，外婆一家卻帶著衝動而令人肅穆的驕傲，遲遲沒有讓那金鳳流浪於當舖中，反而執著地將它插上了外婆如墨的雲鬢，成就了這位新嫁娘的鳳凰于飛。

我第一次見到這髮簪是在多年前的黃昏。白日將盡，夏陽懶懶地徘徊於西邊的天空。

小小的我帶著放暑假用不完的歡騰，在落座窗前的外婆四周跑跑跳跳，一頭長髮不經意散落開來。外婆輕輕笑了兩聲，起身從抽屜深處取出一隻木匣，招呼著我在她跟前坐下。盒子打開的剎那，我瞥見了外婆的金色年華。

「好漂亮的金色鳳凰！就像外婆你的眼睛一樣！」

「你戴上一定會更好看，全家只有你遺傳到我的鳳眼。來，過來坐好。」

我懵懵懂懂地端坐在窗前，由著外婆蒼然有勁的手將我的頭髮挽起，一絲不苟地將那滑溜的黑色編成緞帶，再層層遞進、編織成結。透過眼前玻璃的餘光，我看見了外婆那柔和而專注的眼神，好像在竭力完成一件生疏卻熟練的工作，碰觸著一頭悄然而逝、卻驀然重現的墨色，微挑的眼角藏著一抹悲喜參半的光亮。

鳳凰……對外婆而言是什麼呢？

待白日西沉，外婆終於為我盤好髮髻。心中的疑問隨快樂煙消雲散，我興奮地感受著腦後陌生的重量，美滋滋地在鏡前來回踱步，打量著那抹稍縱即逝的金屬亮色。一直到月亮爬上樹梢，外婆見我實在捨不得摘下來，便笑著許諾道，

「等妳十八歲，外婆把這個送給妳做成年禮。」

「咦？這也是外婆十八歲的生日禮物嗎？」

「這是外婆十八歲的結婚禮物喔。」

「天哪！外婆你跟外公這麼早就談戀愛？」

「沒有，婚禮當天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如今想來，外婆當時眼中應是閃過一抹痛色的，但彼時年幼的我沉浸在美好的未來想望中，一心惦著快快長大，好讓外婆為我親手簪上獨屬於我的成年祝福，忽略了眼角難掩的一垂。

從此，我時不時跑到外婆跟前，聽著那些陳舊而如新的回憶，瞧瞧那木匣裡鮮豔明亮的光彩；學著那些過時仍不減風采的髮式，幻想著金鳳黛綠盤旋於頂的一天。春秋遞嬗、歲月流轉，我眼尾的雛鳳日益成熟，越來越像四十年前那玲瓏秀氣的蘇州姑娘。今年夏秋交際，是鳳凰擇木的時節。

十八歲當天，我以最端莊穩重的姿態跪坐於那古樸的窗前，讓外婆為我插簪。褪去了童稚時期的爛漫天真，竟發覺外婆的手勁不如以往，髮結纏繞處糾葛一團、手指笨拙得連連打滑。我伸手想幫忙，卻被外婆無聲的目光噤了聲，只能望向窗外如故景物，思緒不自意飄回從前。

若干年前，是怎樣一雙細如白玉的柔荑撥弄著自己的秀髮烏黑呢？是怎樣一雙靈動婉轉的眼睛含著十八歲的笑，帶著忐忑和牽掛走入了一門媒妁的婚姻、走入了當代農婦的貧淡的下半生？一瞬間，外婆骨瘦如柴的手不見了皺褶，眼角魚尾順著時間長河溯游

而上、逆轉了時光。那一年，一位溫婉的落魄小姐，簪著全家的寄託，將自己許給了炎熱海島上的黃金稻田。燦燦稻浪中，她揚著秀氣的頭顱，腦勺後唯一的嫁妝隨著她盈盈緩步搖曳生姿，微微上斜的黑色鳳眼明麗動人。眼前樸實的新婚丈夫眉眼盡是笑，他向她伸出手，她握住它，一滴溫潤蜿蜒著流入了江南小橋流水的記憶。

她握住它。

外婆握住了我的手，眉眼盡是笑：「十八歲生日快樂，我的孫女。」

昏黃燈暈下，一切都被蒙上一層迷濛的醞然，窗外不圓的弦月、我甫梳成的髮髻、外婆衰老的臉。只有那帶著新生綠意的金色鳳凰，在我多年的翹首盼望中飛躍了數十載光陰、穿梭過四季荏苒，攜著江南水鄉的柔情和熱帶島嶼的熱烈，終於棲身於我的髮上，閃動著歲月的光輝。這隻誕生於上世紀的斑斕之鳥知道自己存在的意義嗎？它可曾意識到自己身上深沉的寄託——少女無憂的青春、新娘前途的未卜、妻母的勞碌、外祖的傳承。更何況，鳳凰擁有自由的翅膀，它或將扇起華美的羽翼，迎向下一個世紀、成就下一位妙齡少女更加幸福的人生。

眼前物什逐漸朦朧，但我清晰地瞧見了兩雙相似的鳳眼。一前一後，一新一舊，橫越世代間的鴻溝，靠著一柄別緻的髮簪牽動了感情、圓起夜月的圓滿。我牽起嘴角，反手握住了外婆蒼老的手，

「外婆，以後我來替你綁髮髻、插髮簪好不好？」

濛濛窗影中，外婆點著白髮稀疏的頭，嫣然一笑。剎時，我彷彿窺見了那名含苞待放的少女，歡喜地為自己盤上人生第一個髮髻，再簪上一簪，便定格了時光。若干年後，我是否也會成為誰的外婆，和我心愛的孫女分享往事、沉澱歲月？她是否亦將擁有一雙神似的鳳眼，其中閃耀著代代傳承的記憶和歡悅？

如此，我將鄭重其事地向她展示我匣中的收藏，把這份祖輩間薪火相傳的珍寶交付給這幸運如我的女孩。願金色鳳凰在似水年華中飛越曾經的困頓，在未來的悠悠歲月裡成為傳遞幸福的綠色春天。

評審評語

李瑞騰

〈金色鳳鳥〉寫一支鑲著淺綠玳瑁、形似鳳鳥的簪子。這是「我」的珍藏，是外婆十八歲時的結婚禮物，在「我」十八歲生日時，送給了「我」。

這是典型的詠物散文，物之形狀聲色，當然要寫，寫得還真不錯；但更重要的是，通過它寫外婆的人生：從蘇州的大戶人家流離臺灣，嫁到嘉義農戶；以及「祖輩間的新火相傳」，作者更進一步說，要用它來「傳遞幸福」。

散文

【散文組總評】珍貴的青春紀錄

宇文正

少年十五六七八，是「難搞」的青春期，卻也是人生裡心思最纖細，最敏感的階段，那敏銳易感，與世界格格不入的時光，走來不易，卻又無可挽留。在這時刻，若能得到文學啟蒙，以文字銘記所思所感，何其珍貴！

武陵文教基金會今年擴大北部高中生文學獎，成為全國性的文學獎，收獲的作品，真令人眼睛一亮。這批散文作品，從自我的成長、升學壓力、性別認同，親情、愛情，對於周邊人事物的觀察，乃至於對大自然的追尋和體悟，共同展現了這一代少年少女的生活樣貌和思想感情，題材寬廣，活潑深刻。

首獎〈赤腹鷹南飛〉既寫出大自然的壯美，莊嚴，又細膩埋藏了幽微的情愫，令人低迴不已。二獎〈疼痛整復師〉訴說父女之間，從隔閡疏離，到默認彼此的相似、情感的修補，自創「父女痛」新詞，真是神來之筆。三獎〈香·煙〉扣緊「煙」的意象，鋪陳父、母各自的信仰、習性，祖父過世後，更從「煙」表達父親面對祖父之死的震撼與

不太外露的情感。

八篇佳作，亦各有擅場。〈櫃子〉飽含青春少年少女的愁煩，翻箱倒櫃，翻出的是成長的足跡。〈藥〉把一位另類母親刻畫得活靈活現，非常有時代感。〈澄澈〉寫出破碎家庭裡的悲哀，盼母親掙脫深淵、盼自己不再複製悲劇的奮力一搏。〈奶奶〉這篇刻畫人物不平板，作者對人事的體悟早熟圓融。

〈遊花園〉以極富音樂性的文字，織就迷離的氛圍，題材獨特。〈他和牠很像〉，以人類對蛇的偏見，類比亞斯伯格症者，對蛇、對人皆有細膩的觀察，發人深省。〈魚露的味道〉從氣味入題，寫出新住民第二代複雜心情的轉折。〈金色鳳鳥〉表現祖孫情，娓娓道來，雋永有情致。

這些作品，風格各異，大致均能準確掌握文字，且能運用各種象徵比賦內在的心情，甚至發揮高妙的創意，表現超齡。祝福這個獎持續舉辦，從中學扎根，無論這些學生未來朝向什麼專業發展，文學、書寫，都將能陪伴他們一生！

散文組 決賽會議紀錄

會議記錄：吳建衛

時間：一一一年二月二十日 下午一時三十分

地點：桃園市武陵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二樓會議室

評審委員：宇文正、李瑞騰、廖玉蕙（依姓氏筆畫排序）

本屆散文組投稿件數為四百八十九件，由評審委員吳鈞堯、郝譽翔、徐國能於初複審階段評選出三十四件作品進入決賽。

決賽委員李瑞騰、廖玉蕙（線上）、宇文正等評審，互推李瑞騰為召集人，討論前，決賽委員先行發表此次散文組整體觀感。

■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廖玉蕙：此次散文組的作品，取材相當多元，比如有動植物的書寫、感官知覺的書寫，可以說包羅萬象，對人生也有一些疑問的探討，也有許多日常生活的感言抒發，還包括親子的抒發，就題材來說可以相當豐富，可以說相當有意義。

宇文正：這次作品題材的確很多元，比如說個人成長、升學壓力以及周遭人事物的觀察，很多作品能夠準確地掌握文字，用象徵手法來表達內在的心情，很有創意，讓人耳目一新，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徵文比賽。

李瑞騰：這次看散文有一點驚艷，現在一般都認為孩子的表達能力很有問題，大家都很擔心，但從散文寫作的角度來說，進入決賽的這三十四篇裡面，不管是形式結構、語言表達或異議的層面都非常成熟，這個文學獎可說是青少年文學作家發表的最佳園地。

依三位評審討論決定依初選結果，各人各選出八篇，分列如下：

廖玉蕙：〈藥〉、〈香·煙〉、〈疼痛整復師〉、〈澄澈〉、〈赤腹鷹南飛〉、〈致青春期的她〉、〈奶奶〉、〈櫃子〉

李瑞騰：〈他和牠很像〉、〈疼痛整復師〉、〈遊花園〉、〈金色鳳鳥〉、〈魚露的味道〉、〈赤腹鷹南飛〉、〈藍色公仔〉、〈櫃子〉

宇文正：〈藥〉、〈香·煙〉、〈疼痛整復師〉、〈澄澈〉、〈致，聲音中毒者〉、〈赤腹鷹南飛〉、〈奶奶〉、〈櫃子〉

所有獲得委員投票得到三票、兩票及一票的作品計有十四篇，三票作品為〈疼痛整復師〉、〈赤腹鷹南飛〉、〈櫃子〉，兩票作品為〈藥〉、〈香·煙〉、〈澄澈〉、〈奶奶〉，一票為〈他和牠很像〉、〈遊花園〉、〈金色鳳鳥〉、〈致，聲音中毒者〉、〈魚露的味道〉、〈藍色公仔〉、〈致青春期的她〉。

■十四篇入圍作品的討論

先討論得三票的作品，包括〈赤腹鷹南飛〉、〈疼痛整復師〉和〈櫃子〉。

宇文正：〈赤腹鷹南飛〉是非常動人的自然書寫，以獨特的文字建立在知識之上，

以迷人的文字帶領讀者進入迷人的世界，寫出大自然的壯闊，天地萬物的壯美，又對渺茫愛情的真情過程的領悟，文字非常好；〈疼痛整復師〉創造了婦女痛這個名詞，聰慧有才氣，從隔閡、疏離到不得不默認，體會到生命的延續，文字相當精準俐落。〈櫃子〉述說青少年少女難以言說的煩悶，對世界的不知所措，黯淡破碎的心，而櫃子收藏了這樣的心，分數難看的考卷、發洩鬱悶的日記，其實是她難以言說的內在，但這一切都是成長的足跡。

廖玉蕙：〈赤腹鷹南飛〉有敘事、有真情，雖然是看鳥，其實是看人，寫的是暗戀的人，把情感表現的綿密舒心，還具有濃厚的盼望，行文中又不濫情、很節制，很難得的好作品；〈疼痛整復師〉具有幽默的語調，心理敘述的成熟度很好，把婦女的疼痛深刻的表現出來；〈櫃子〉敘述稍微有點太過抒情，也比較單薄，大家可以再討論。

李瑞騰：得三票的這三篇都不是我心中的前三名，但個人閱讀感受不同，像寫動物的作品，我反而覺得〈他和牠很像〉寫蛇寫得很好，我很喜歡，我也同意

兩位對〈赤腹鷹南飛〉的推薦，這篇作品的文字相當成熟，在段落的安排上能夠在寬裕一點會更好，文字比較不會有壓力；〈疼痛整復師〉是很少見的題材，在矛盾中有統一跟協調；〈櫃子〉我也很喜歡，情感稍微誇大，比較容易濫情；兩票的要進到前三名，看大家有甚麼意見。

廖玉蕙：我推薦〈香·煙〉，構思很獨特，把媽媽的香跟爸爸抽菸的嗜好寫得很精彩，而家人都希望爸爸戒菸，又延伸到香火的概念，充滿巧思。

李瑞騰：〈香·煙〉的確充滿巧思，兩種煙（媽媽的香、爸爸的香煙）跟家人互動寫得很不錯，結尾也不錯。

宇文正：〈香·煙〉和〈櫃子〉在我的分數其實是很接近的，我可以接受〈香·煙〉在第三名，靠煙的意象展開父母各自的信仰，文筆相當流暢，我也支持這篇改為第三名。

■最後決審結果

最後從入選的十四篇中，除前三名取得共識，佳作也討論出順序，共選出十一篇作為此次得獎者，名單如下：

- | | |
|------|-------|
| 第一名 | 赤腹鷹南飛 |
| 第二名 | 疼痛整復師 |
| 第三名 | 香·煙 |
| 佳作 1 | 櫃子 |
| 佳作 2 | 藥 |
| 佳作 3 | 澄澈 |
| 佳作 4 | 奶奶 |
| 佳作 5 | 遊花園 |
| 佳作 6 | 他和牠很像 |
| 佳作 7 | 魚露的味道 |
| 佳作 8 | 金色鳳鳥 |

新詩類
得獎作品



第一名 浴室

第二名 烤古

第三名 我想請你

佳作 諸葵之側

佳作 失蹤啓事

佳作 紅藍色盲

佳作 52Hz

佳作 做伙

佳作 春天、柯爾與憂鬱

佳作 吃信

陳禹甄

臺中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新詩

136

得獎感言

這是我初次獲獎，謝謝評審的肯定，謝謝淇華老師的指導，謝謝一直在我身邊支持我的家人。

學習讀詩和寫詩的時間並不久，卻漸漸喜歡上能留下許多縫隙，輕輕喘息、慢慢咀嚼的詩行，或是反覆念誦其中一個句子或一個詞。

希望找到適合自己的呼吸與節奏，持續寫下去。



新詩組第一名

浴室

陳禹甄

不斷轉動水龍頭，調試

妳影子的溫度

直到恰到好處

澆淋胸口

練習千次的擁抱

在浴室的排水孔蓋

與妳結髮

妄想能堵住

那些一閃而逝的甜美

與糾纏

拾起牙膏

擠壓妳的口氣

137

吻覆其上
任濕潤的清香
吮磨每一寸齒縫

不能流連太久
溫熱的呼吸使我缺氧
無法分辨鏡中
是霧化的妳
還是凝結滴落的我

評審評語

白靈

這首詩以具象的日常性動作，結合趣味性的想像，寫出心中無法趕走的相思，把人對情感對象的愛意和慾望活潑的展現出來。手法是以小寫大，以實寫虛，每一段都很講究，意象突出，結尾很有餘味。很完整無瑕的作品。

洪誼哲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等學校

新詩

140



得獎感言

板橋高中二年級，水瓶座

喜歡散文喜歡詩，習慣耽溺於文字間的夾縫，渴望找尋出自己喜歡的模樣。比起單純書寫我所見的世界，寫詩對我而言更貼近向自己內心深處挖掘，是一種重新認識自己的契機。所以，我寫下每一詩行都是心靈的一部分，如果能因此感動讀者，我便覺得十分榮幸。

新詩組第二名

烤古

洪誼哲

他終於挺直腰桿

將嚴寒大地反覆火烤了三遍然後吞下

啞啞的言語錯落著

冰原上最喧囂的沉默

直到他們比手畫腳

聚落片段的意義 形成生活

我才知道有兩個人剛吵過架

還有一個裸裡的人追太陽去了

獸骨堆積成丘

參養著原始人類的輪廓

聽說他找到隻近似狼的狗

141

索性就用肉與骨
交易人心的本質
也有人交易到一把外來的獵刀
來自隕鐵與神話的
鏽蝕的歷史

那便是分踞土地的時候了
至少千年之後還是如此
擴張與分合 其實

對於帝國的滅亡沒有那麼重要
人類始終不是易於溝通的動物
但他會再度用一塊肉骨
換取到一隻野犬的忠誠

一人一犬會一起反覆咀嚼
過於腥膻的歷史
可還正流淌著鮮血呢
於是他又拿回火堆上反覆烤熟

評審評語

路寒袖

這是一首企圖心龐大的作品，在短短的篇幅裡，扼要的勾勒出人類的發展過程，由猿人而逐漸知道用火，學會語言，形成聚落，也點到了夸父追日的神話，人類開始豢養家禽家畜，尤其是忠誠的家犬；然後擴張成帝國，彼此討伐征戰，即使到今天，人類依然難改好戰的本質，「過於腥膻的歷史／可還正流淌著鮮血呢」。作者具備了獨到的揀選能力，且巧妙的應用這些素材組織成一部如微電影般的人類史。標題「烤古」諧音「考古」，添了個火字，具有畫龍點睛的功効。

林彤恩

桃園市私立新興高級中等學校

得獎感言

生命的意義是吃跟睡，但寫作可以讓我廢寢忘食。暫時啦。謝謝好多人。謝謝父母，謝謝主辦單位，謝謝深夜群組，還有謝謝自己。往後也會繼續加油，雖然最近油價有點漲，但我会努力，然後不要餓到或睡不飽。

如同〈我想請你〉中提到的，希望世界塌下來的以前或以後，都能義無反顧地快樂，勇往直前地去愛和思念。



新詩組第三名

我想請你

林彤恩

我想請你吃一頓飯
扮家家酒那樣
虛構，碗筷食物都

我想請你帶一把雨傘
仲夏的午後
並排，各濕半邊的肩

我想請你快樂

我想請你買一隻手電筒
沒有光的路上
好嗎，不要再跌倒了，好嗎

我想請你接一通電話
漏電的充不上的手機
好久好久，沒聽見你

我想請你晚上別出門啦
路燈壞掉的星斗下
單薄的，模糊的，你的
影子

我想請你注意保暖
像營火晚會

畢竟，冰櫃冰冰冷冷冰冰的呀

我想請你回來
我想請求你
我想你

評審評語

陳義芝

這是一首語言明朗、情境生動的情詩，在層次推進、脈絡發展上，特見巧思。讀者一直要讀到最後，才知「我」所關切的你，原來已躺在冰櫃，作者極力抒發的所有關切都已成空想：不能再辦家家酒，不能再共撐一把傘，不能再接電話。結尾且有吞聲之感。

袁清鑒

國立嘉義高級中等學校

得獎感言

非常感謝主辦單位和評審老師們給了我這樣的一次機會，使我能稍微潤色一下我平淡的高中生活。我最近剛去看了咒術迴戰的新電影，覺得還不錯，然後我有玩原神，如果有玩的可以加我好友 (uid:831451750)。對了我不吃牛肉，所以有要請我吃飯的要注意一下。



新詩組佳作

諸葵之側

袁清鑒

在諸葵之側，我曾看見
千百顆太陽以一種姿勢，抬著臉
向夏天致敬

還未能走向枯萎
我便趕在入秋之前
先走向了那條葵花滿道的小徑
傾聽一些耳語和哆嗦：
「眼睛致盲，那縷明亮天空的意象是如此拙」有花說
「在印加，我們是定期凋謝的神」也有花說
「梵谷的油彩刺痛了我們」
也有花嘸著花蕊如是說

或許他們如此知道
 在諸葵之側，斜陽總在花朵的背後留下了陰影
 也或許他們知道如此
 才追逐陽光
 因為陽光終會散去
 夏蟲也終會交配，爾後死去
 於是諸葵們向著日落
 再一次的
 向夏天的背影致敬
 向那些樂觀的悲劇致敬
 向那些在諸葵之側的流浪者一致敬

評審評語

路寒袖

不直言向日葵而用諸葵，是否以此隱喻莘莘學子之衆？不過，還好這新創的詞彙不至於拗口斷聯。其實，本詩場面至爲盛大壯闊，如「千百顆太陽以一種姿勢，抬著臉／向太陽致敬」、「斜陽總在花朵的背後留下陰影」，都是氣宇軒昂的意象，雖然葵花會枯萎，夏蟲會死去，陽光總有陰影也會沉落，但這些不都是生命的必然嗎？悟得此理，當然就可以豁然開朗的向夏天的背影、那些樂觀的悲劇、那些在諸葵之側的流浪者，一一致敬了。

郭宥伶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得獎感言

很高興能獲選進入武陵文學獎。這原本是我國三時寫的詩，描述一個空洞、悲傷又百無聊賴的平凡學生，試圖在人生的填空題裡尋求答案；後來決定把它拓展、加長，翻新形式，完整含意。得獎時我驚喜不已，因為之前根本沒想過自己能入選，但一瞬間獲得了成就與肯定，卻給我一種難以言喻的複雜心情。我目前最希望的事，是聽見評審老師的評語，讓我更了解自己的優勢與劣勢。



新詩組佳作

失蹤啟事

郭宥伶

I am _____.

少年思索著

嘗試從地平線下

釣出一個可能的名詞

主詞卻被空洞放逐

鬆開 be 動詞的雙手

轉身走出作業本

「I am _____, _____ you are happy, I will be filled with _____。」

形容詞在地平線下裏玩

裏玩印刷機中那份不堪

不成章句 少年忍無可忍

一世紀的憤怒咆哮而出
回憶在格線裡奔流
睜眼綻放半秒的花火

「If,
Future,
Hope,
Happiness,
Belief……

都去哪了？那些文字都去哪了？告訴——

少年的名字
墜入了永恆的漂流 離開
滿紙空虛
只剩虛主詞 It 日漸消瘦
和默然的一粒

評審評語

陳義芝

這首詩在形式上下功夫，空白成爲創作元素，表現令人刮目。第一節即有自我探詢之思考，所謂「主詞卻被空洞放逐」；第二節接續表達涉世的憤怒；第三節表達沒有未來的徬徨；最後一節連大寫的我都不見，只剩一個發不出聲音的小點，其感嘆更見深沉。

吳沂芹

國立潮州高級中等學校

得獎感言

得知自己得獎的前幾天，我正思考自己對文學創作的忠誠和喜愛，究竟能延續到何時，我想機遇就是這樣奇妙吧？但我想說，這條偵測我喜歡或疏離於創作的線，得獎前後皆無波瀾，得知獲獎的我非常興奮開心，知道自己的作品被喜歡意義重大，不論如何，創作對我而言是絕對的正確，並且我會永遠的喜歡下去。

機遇中含有機率，感謝生命中所有機率，希望你們一切順心。



新詩組佳作

紅藍色盲

吳沂芹

在你的噩夢裡，時針被動過了
驚醒在凝成膠的深深夜晚
抬頭看，從什麼時候開始
死白的月亮今晚鑲上紅光

悶熱腥臭的公廁妳也早就受夠了
讓所有的手拉好褲管
低頭看，從哪個卵巢開始
黑青色血塊死黏在正好的青春上

永遠達不到最好妳是時候習慣了
資料夾塞的滿滿當當的悲傷，居然沒有一張是
打滿紅色大勾的尊嚴，找不到了

不起眼的正藍色被過濾後，萎縮死亡

淡藍色的月經早該來了

推遲了，那妳是被誰，長年侵犯

又撐不住，一肚子的絕望

一受精就是好多年，一直到

背著的育兒袋裡的書全部清光，做一次

乾爽的可悲的人工引流

妳桌上的水仙多到放不下了

他們說妳，把所有課本都撕了，又吃了

因為那些挑燈的深夜回不到妳腹中的恐懼又

促使妳有了把死嬰塞回陰道的念頭

他們說妳，以為藍筆又漏了水從

手腕上一道道劃口

妳睡在了青金石製的水窪中

評審評語

白靈

這是一首題材很特殊的作品，把少女遭受性侵的不幸境遇描摩得時隱時現，不免晦澀，但已很不容易。

作者對詩中少女的同理心是用很淒涼的敘事手法，寫出弱勢族群的不幸身世，令人嘆惋，又不知該如何伸出援手而能只用二十五行就企圖建構這樣的弱者世界，已相當不易。題目〈紅藍色盲〉是有人天生就把世界的色調顛倒了，分不清真實與幻境，也寫出弱勢族群無法與現實和平相處的極大困境。

羅椿筵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等學校

得獎感言

之前看到52赫茲鯨魚的故事後，我就很感興趣，藉這次的比賽我將自己的想法與這個題材做結合，過程中我嘗試了許多以前沒寫過的手法，因此當完成這首詩後，真的感到十分充實，我好喜歡在寫新詩時，讓腦中的思緒互相碰撞，互相激盪的感覺，也很享受用文字來編織新詩的過程，因為同時也逐步編織成了最真實的自我，這是除了繪畫之外，我的另一療癒心靈之處。開心得獎之餘，我非常感謝楊維仁老師的指導，也非常感謝評審老師們的肯定！



新詩組佳作

52 Hz

羅椿筵

倘若，我聽見了

遨游在湛藍裡的詠嘆調……

你的歌聲如一絲絲鹹澀的海水

月光漂白了你的音頻

深夜的52顆星子一顆顆墜入海裡 咚咚

咚咚 像是要補足你佚失的絕對音感

但你拍打尾鰭 飛濺而出的銀白色流星

又回到了天際

我知道，當海水龜裂成塊 你就在縫隙中生存

游走在飽和與飽和的水域之間 徜徉

但偶爾你也會將自己沉潛在水底

各種漂浮的臆想積捲成一幢幢高大的浪
 往海裡重重地跌入 若是
 被浮藻壓得喘不過氣
 那就撞碎海面 浮出來吧
 用力將肺臟裡不屬於你的孤獨噴出
 濺灑整片碧藍的幻想
 長嘯一聲後，
 再次泅泳在靜謐裡
 頭顱淋上顫擺的波紋
 你繼續輕吟著，
 漸漸消失在海的邊陲
 白浪捲走一小節旋律
 沖刷音符上岸 破碎的
 而我會在那沙灣
 一一撿起……

註：
 有一條出沒在太平洋發出不尋常的CIC赫茲的鯨魚，由於叫聲的頻率比任何已知的鯨魚都高很多，科學家認為沒有鯨魚能聽得到牠的叫聲，因此被稱為「世界上最孤獨的鯨魚」。

評審評語

路寒袖

52 赫茲世界上最遜獨的鯨魚是一個流傳很廣的海洋故事，但它的神秘感依然令人著迷，本詩的作者想必就是如此吧，起筆即言「倘若，我聽見了」，很想聽，卻無緣聽見，因而想像著在大海之中的這孤獨身影，作者文字純熟老練，「你的歌聲如一絲絲鹹澀的海水／月光漂白了你的音頻」、「各種漂浮的臆想積捲成一幢幢高大的浪」、「用力將肺臟裡不屬於你的孤獨噴出」都是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佳句，尤其收筆四句「白浪捲走一小節旋律／沖刷音符上岸 破碎的／而我會在那沙灣／一一撿起……」，是人與鯨魚情感的共鳴，也是作者心境的投射。

張允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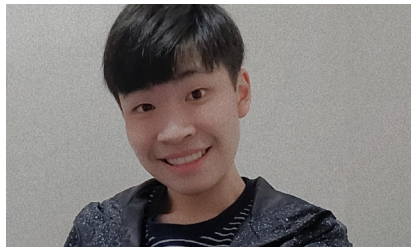
國立宜蘭高級中等學校

得獎感言

對我而言，詩是靈魂的一部分，它既溫柔卻也粗魯。無論文與字之間向人們傾訴了何種情感，那些都是我渴望能恆久保存的當下，回憶會被忘卻，感情終將淡去，身而為人，我們也都有反璞歸真的一天。

唯有將生命淬鍊成文字，它才得以千古不朽，儘管詩總是那樣的雲淡風輕，我還是願意成為詩。

感謝主辦單位、評審老師，以及一路上陪著我跌跌撞撞的人們，正是因為我一無所有，才能夠不畏風雨地追逐夢想；正是因為世界仍愛著我，我也才能保有愛與希望。



新詩組佳作

做伙

張允昊

「阿公哪會猶未轉來？」

「伊去食頭路矣。」

弧形杏眸，煽動了傘

暮靄如淵深，協奏

啞然辭行

蒼穹與麻布衣衫接壤

萎謝的無色百合

燒糊光流

覆蓋凋零的蒲園，裊裊灰飛

霧淡，料峭聲音迂迴時

若有似無，細喃屢屢

紅燭燃著沉默的心跳

涉過消逝隱喻，仍然懸念

我們闔眼敍出無常
再洗滌彼此褪色的獨白
木製軀體有著柔軟魂靈
沉寂吐息還是熱的
卻無法相觸

廳堂坐滿了手絹
消融入南無聲中，微皺的
趁禱詞尚未離席
留盞光陰，捻熄

斜曛光暈裡
朦朧的殷紅嫁衣
潑水、過爐、進新房
閃爍昏沉的淚光，染紅

在風雨中深眠
「阿媽哪會猶未起床？」
「原來是做伙轉去矣。」

評審評語

白靈

用不俗的語言，寫出阿公出殯時的氣氛和感受。並非全然寫實，而是以少數的字眼點出關鍵的場景，像首段末二行、第四段首行均是，讓人感受到喪葬時說不出的況味。末段則場面一轉，今昔虛實相接，留給讀者一個想像空間。是很能掌握題材氣氛的一首作品。

劉羽娟

國立竹南高級中等學校

得獎感言

時常無法對很多事保持長久的熱愛，唯獨創作是一直陪伴我至今的嗜好，無論是明媚或焦躁的日子都已習慣以寫作貫穿，文字就是日常，日常也會成為文字，希望未來那些稚嫩的都能夠更加成熟，寫下的一字一句可以在遠方形成共鳴，像是一直以來被他人的文字拯救那樣，我的文字也能夠成為某個人的片刻的光。非常幸運能得此殊榮，謝謝評審，也謝謝一路上伴我成長的所有人。（包含那些討厭鬼）



新詩組佳作

春天、柯爾與憂鬱

劉羽娟

親愛的柯爾

我想我就是個蜿蜒的人

踏著破碎的山路

每一個我愛的人

都是泛著柔光的湖

美好如生機的鬱勃而我載浮載沉

親愛的柯爾

他們說常綠和煦陽是所有人的歸屬

春森裡沒有悲傷和掙扎

而我時常懷疑

只有我是迷失的霧靄

終年困於潮濕的冬眠

否則爲何我還是時常落淚

親愛的柯爾

有的人生來注定不快樂嗎

明明我也 承載著過量的愛長大

爲什麼那些愛

都沒能包裹孱弱的氧氣

讓我如同新生的魚

還沒學會換氣就要溺死

親愛的柯爾

也許我就是一朵花粉過敏的花

命中注定地死在

眼淚過鹹的春天

評審評語

路寒袖

猶如憂鬱症者的心語獨白，一下筆就表明了身份，「我想我就是個蜿蜒的人／踏著破碎的山路」，揣摩「我」的心思曲折，遭遇多舛；用蜿蜒寫人的個性頗
是創新，不僅角色鮮明，又呼應了下旬的山路。或許就是這樣憂鬱的個性，所以
即使「承載著過量的愛長大」，卻「都沒能包裹孱弱的氧氣」。本詩筆觸細膩，
刻劃出一個敏感多愁的形象，有種讓人不捨的淒美。

黃芷聆

台北市立南港高級中等學校

新詩

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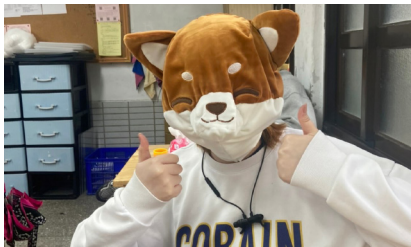
得獎感言

「吃信」取音於粵語的「癡線」。癡線指腦神經沾黏在一起無法正常運作，正如每次我見到你時一樣，無法思考。

第一次和你的相遇，我感受到了心的悸動。我試著寫信來敘述你對我的意義，但我一封都沒寄出去，只是把它們收在抽屜的底層，自己在暗處咀嚼這份感情。

我不會說我愛你，但你會在生活中看到我的痕跡。

十分感謝身邊朋友們的鼓勵，讓我有勇氣投稿，也謝謝沒有退縮的自己。



新詩組佳作

吃信

黃芷聆

從一襲春天甦醒

夢到和你的第一次對視

早餐吃了第一封信

寫著春天的櫻花和秋天的楓葉

擦嘴紙上長出一朵丁香

從滿腦子昏沉清醒

夢見今天你送我的卡片

午餐匆匆吃掉寫給你的那些信

寫滿沙漠的綠洲和汪洋中的燈塔

擦嘴紙上鋪滿罌粟

177

從一床窒息中驚醒

想起上週桃花不再朝我盛開

晚餐吃掉最後一封信

只抄寫了余秀華的《我愛你》

擦嘴紙上留下一瓣曇花

評審評語

陳義芝

「吃信」是一個特殊語詞：形容吞嚥對方的信息，也吞嚥自己長期以來的表白，或吞嚥暗藏的心思，最後的念頭。詩分三節，各有夢的情境、花的意象，第一節的櫻花、楓葉、丁香，表示愛的體驗；第二節的罌粟，顯示危險卻令人亢奮；第三節則有曇花一現的悵惘。

【新詩組總評】詩就從年輕開始

白靈

高中全國性文學獎詩組有七百多位作者參與，實在是非常難得。表示詩是人人寫得的，不論好壞，勝於讀一百首好詩。由此看出這個文學獎已受到高中生普遍的歡迎和重視，真是可喜可賀。

進入決審的作品雖然不到三十篇，但可以看出一個趨勢，同學寫的大多是三情（親情／友情／愛情）的作品，三觀（世界觀／生命觀／價值觀）的作品稍微弱了些。我若能不只是我，我還可以說是萬事萬物，如此題材就更廣泛，視野也更開闊，今後作者可朝這方面多加關注。

此次進入決審的作品都是中上之作，文字技巧、語言的使用、意象的創發都有一定水準的演出。入選的十位作者均有可觀，希望這些得獎作者不要只是「一詩作者」，能夠繼續努力創作。沒有得獎的也不代表作品不好，和獎項有限有關，當然難免也有遺珠之作，希望他們都不氣餒，能夠再接再厲，繼續在詩的道路上前進。

詩就從年輕開始，後面幾十年生命還正長，風景無限，千萬莫因一詩得意一詩失落，萬水繞千山，詩繞歲月，誰能上頂峰，有誰能說得準、說得算呢？

新詩組 決賽會議紀錄

會議記錄：王顯

時間：一一年二月二十日 下午一時三十分

地點：桃園市武陵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二樓會議室

評審委員：白靈、陳義芝、路寒袖（依姓氏筆畫排序）

本屆新詩組投稿件數為七百一十二件，由評審委員顏艾琳、林婉瑜、廖亮羽於初複審階段評選出二十八件作品進入決賽。

決賽會議開始，路寒袖、白靈、陳義芝三位老師先各自陳述各自對這次所有參賽作品的整體意見及評選標準：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白 靈：大部分的作品都寫「三情」親情友情愛情，較少寫「三觀」世界觀生命觀價值觀，不過能夠進入決選的作品，在創作技巧、創意、觀察仔細、架構完整，有許多作品都表現得很優秀，僅有少數作品較為簡單。能夠進入佳作的作品都應該能在整體性上更完整，內容豐富。

陳義芝：會令人感動的詩，一定是語言鮮活、情境精準、意涵深刻。不落俗套，也不會過於艱澀令人不知所云，讀不出詩意而感到疲憊。好的作品能夠在語言、情境、意涵三者統合。也有些優秀作品是探索自我，深入內心，而有普遍性的情感思想，引發讀者共鳴。

路寒袖：本屆有多達七百一十二件的參賽作品，以高中生的文學獎而言令人驚喜。能進入決選的二十八件自然都是一時之選，在主題上，有寫對於未來的探索，充滿好奇與想像；有寫校園的學習生活，而且並非單刀直入地直接寫，是有透過轉化、用另外的情境來描摹；許多作品的語言、意象都非常鮮活，具有相當水準。

大致說明對本屆參賽作品的整體觀感後，由於最終將會有前三名及至多八名佳作，三位老師因此討論，各自勾選心中最優秀的四至五篇作品，再就各篇提出自己的意見，最後再從挑選出的作品中各篇評分。

路寒袖：〈52Hz〉、〈浴室〉、〈春天、柯爾與憂鬱〉、〈烤古〉。

白靈：〈我想請你〉、〈紅藍色盲〉、〈浴室〉、〈烤古〉、〈做伙〉。

陳義芝：〈我想請你〉、〈紅藍色盲〉、〈失蹤啟事〉、〈吃信〉、〈諸葵之側〉。

以上共有十篇作品，三位老師依編碼順序逐篇討論。

〈52Hz〉

路寒袖：這首的意象也相當老練，將這隻孤獨的鯨魚在海中描摹的栩栩如生，很多文字的使用很精彩，佳句很多，「你的歌聲如一絲絲鹹澀的海水／月光漂白了你的音頻」、「用力將肺臟裡不屬於你的孤獨噴出」，許多意象的經營、文字使用，都扣合主題，結尾呼應開始，用「我」入境，因

此我非常推薦。

白靈：在選材上很特殊，我也推薦結尾的四行。用這個特殊的生命不平常的孤獨感，作者寫出對這隻鯨魚的同理心，也有自我投射的意味。只是前面有幾段的意象並不特別突出，如「飽和與飽和的水域之間」這樣的敘述有點無法確實感受作者想表達什麼，四、五段有兩個逗點其實也可以省略。

陳義芝：這首有其優點，如果說對他更高的期望，就是覺得可以把「孤獨感」更加集中表現。如第三段「海水龜裂成塊」、「縫隙中生存」、「飽和與飽和的水域之間」等句，其實作者有概念、有想法，但還不能夠生動地塑造讀者的腦中畫面。概念上可以得知「飽和與飽和」就是牠在所有的族群之外，但這不是景物的自然呈現。

〈我想請你〉

白靈：這是一首哀婉的悼亡詩，用如果可能的語調寫根本不可能的事。雖然哀傷但還是很有節制，有漸進。「我想請你快樂」雖然直白但我覺得很有

創意，後面「冰櫃」點出對象已經死亡。寫的含蓄卻很深情。

陳義芝：語言很明朗，在輕輕淺淺的描寫下表現出深情。而且漸層式的引出脈絡，一開始用「虛構」，「碗筷食物都」因為是在哀傷的情境下，因此我完全可以接受這樣的斷句。「各濕半邊的肩」表現出親暱，「漏電的充不上的手機」表現無法聯繫，「請你晚上別出門」表示關切，結尾句子漸短，語氣漸促，收束，顯見作者很有創作意識。

路寒袖：文字很口語但有著豐富的情感。但我覺得「我想請你快樂」這一段其實放在哪都可以，但放在第三段感覺就有點怪怪的。前面幾段讀起來感覺像是較親暱的平輩，但後面突然變了，變成對長輩的關懷，轉折有點突然。在結構上還有可以再加強的地方。

〈紅藍色盲〉

陳義芝：我或許無法很明確的去逐句詮釋這首詩，但他寫出身心、精神狀態的課題，思維很銳利，色彩很深沉，有些超現實的手法，很有創造力，因為是挖掘內心，可以感覺，但難以解說。感覺有事件，又似乎呈現女性一

生的遭遇、創傷。青金石是療癒、冥想，通往靈魂深處的石頭，因此他描寫得很心靈，我並不能夠很明確的解說，或「讓所有的手拉好褲管」我也難以放在整首詩的脈絡中，可是他又用了很多怵目驚心的顏色描寫，因此我覺得這類的作品應該值得挑一首來做為代表。

白靈：這首應該是對一個遭受性侵、憂鬱、選擇自殺的少女的描述與同理，因此寫得相當淒涼，透過分不清紅色藍色，顛倒整個世界的顏色，月經應該是紅色他卻寫「淡藍色」，割腕的血色又寫成漏水的藍筆，用一個身體結構的異常寫異常的遭遇，是對於弱勢者懷著巨大的同理，希望藉描寫這樣的遭遇來讓大家關懷這種事件。大部分的作品是寫自己比較親近的事物，但這首可能不是跟作者非常親近的事，而他只用了二十五行就把這個弱勢的世界描寫得如此殘酷生動，相當不簡單。

路寒袖：因為是描寫悲慘的遭遇，因此用詞都很強烈，但也很隱晦，不是那麼容易解讀。有些訊息是透露在字裡行間，如「長年侵犯」「一受精就是好多年」顯示詩寫的對象可能不是一次兩次，而是長時間遭受侵犯；以高中生的身分選擇這樣的題材很有企圖心，因此我也同意這部作品應該有

一席之地。

〈失蹤啟事〉

陳義芝：這首在形式上有特色。把填充格做為創作元素要看是否運用得當。像夏宇〈失蹤的象〉其實失蹤的是意象、景象。這首失蹤的是「自己」，主詞消失，是一種處境的思考，自我找尋。太多人渾渾噩噩過一生，一個創作者應該能夠去探索心靈、辨識自我。作者用留下填充與單字引導讀者思考，因為「我」已經失去了，最後只剩下虛主詞「」跟默然的一粒英文句號，很容易被忽略的小點。作者很有創作意識的構思。

路寒袖：這樣的填充向陽老師也有類似的作品，（陳義芝：向陽〈一首被撕裂的詩〉是表達「講不出口」的政治語言，這首則是表達迷惘，主題上有一點不一樣。）他有追尋的企圖，是值得肯定的，可是「形容詞在地平線下耍玩……」這一段似乎有點太過強烈，跟前後段，義芝老師講解的非常好的部分有點不太搭。

白靈：在形式上有新意、實驗性，混雜中英文，具遊戲性。偶爾為之很有意思，但如果太常玩就不行。這首詩這樣試作，似乎也提醒大家是否可以將數學、化學、物理等都作為作詩的素材。寒袖老師指出過於強烈的第三段，我覺得年輕人往往會把一些挫折怪罪到社會、全世界，就像是在轉移責任。不過用這樣的強烈情緒來表達自己消失的存在感，也很有趣。

〈浴室〉

路寒袖：從日常生活取材，而且在詩意上有一定功力，雖然篇幅不長，把平凡的題材寫得很精緻。在梳洗盥洗的過程中流露出情思，運用很多小物如用頭髮寫出糾纏、刷牙感受親吻等，又寫「不能流連太久」，如同感情也不能沉溺太久。將平凡的素材寫出這樣的感受很不容易。

白靈：在語言上非常精煉，其實是首情慾很強的詩，描寫得是幻想中與思念之人很親密的愛慾的動作，以小寫大、以實寫虛、以想像的動作寫心中強烈無法排解的相思，寫得很活潑，結尾也有餘味。

陳義芝：用貼身的感官表達情愛，有創造力。不過讓我有一點小扣分的地方是題目〈浴室〉在第二段首句又被用到，（路寒袖：這句直接改為「在排水

孔蓋」可能更好）又糾纏的頭髮為何用「甜美」來形容感覺也讓我覺得可再斟酌，像次段「牙膏」與「清香」就非常的貼切。

〈春天、柯爾與憂鬱〉

路寒袖：篇名有些曲折，描寫內在的情感，我也不太明白為何使用「柯爾」，描寫有些飄渺，但我可以感受他描寫的細緻情感。一開始寫自己「是個蜿蜒的人」，不論是詩也好或是其遭遇，大概就是很曲折，「踏著破碎的山路」山路已經很顛簸了還是破碎的。作者營造出很多類似這樣的情境，寫出他內在有很多豐富的情感，「時常落淚」、「承載著過量的愛長大」、「命中注定地死在／眼淚過鹹的春天」等詞句，一個高中生寫出如此細緻的情感，表白內心，寫得很淒美動人。

陳義芝：作者不斷提問，思索人生，人生有哪些快樂、有哪些壓力、會不會迷失。但我也明白「柯爾」是何所指？是NBA的哪位教練嗎？從內容來看「柯爾」這個角色可能也是作者的朋友或是任何一個身分。

白靈：寫年少鬱鬱寡歡的心境，第二段「春森裡」這個詞語用的有點奇怪、「落

淚」這個詞應該也可以替換為更好的詞彙；末段「死在眼淚過鹹的春天」又感覺這首詩充滿太多眼淚了，太過自傷自憐。或許這首詩再收斂一些情感，不要那麼消沉，會更有思考空間。

〈吃信〉

陳義芝：描寫愛的體驗的小詩，「信」要怎麼吃？我們說「秀色可餐」，因此消息、關係都可以如同把內心的想法吞沒那樣的「吃」。首段收到的信讓作者的心靈充實了，構成了「吃信」的意涵，其中有櫻花、楓葉、罌粟、曇花等等各有意涵。不過特別舉出「余秀華的《我愛你》」我個人就不是很欣賞。余秀華的詩有些太過通俗、口語。不過轉念一想，年輕人能夠多閱讀不同的詩也不錯了。

路寒袖：余秀華在封閉的中國大陸，以那樣的用語就顯得驚世駭俗，不過在台灣就顯得不特別了。這首詩很小巧可愛，但我覺得這首的形式太機械化太單調，因此感覺這首的情感是刻意塑造，而沒有那麼自然。

白靈：我覺得像是寫年輕人有說不出的話語，把話嚥下而成為「吃信」。特殊

之處在用不同的花來代表季節、心境、時間的變化，不過如果把「吃」與對象的身體作連結或許會更出色。此外「《我愛你》」這邊用書名感覺也有點怪，應該是單指那一首詩而改用◇單尖的篇名號。

〈烤古〉

路寒袖：這個作者的企圖心非常大，寫整個人類的歷史，從原始人、形成部落、再到帝國，如此龐大的題材，以一個高中生而言處理的很不錯。在人類發展史的每個階段都找到一個點作描摹，也能讓讀者感受作者想說什麼。

白靈：這首詩應該是寫「沒有歷史的歷史觀」，穿越時空到遠古看當時的人類是如何為生存而變革，人、狼、狗、太陽等等都有他的象徵意涵，不同的世代、不同的帝國也都有類似的方，如同歷史不斷的重複。以一個年輕的作者有這樣的想法很不容易，並且最末兩段也寫得相當出色。

陳義芝：烤除了他用這個火烤彷彿原始人烤肉一般的意義外，同時也是考查人類史進展的意味。作者有些深沉的認為人類史並沒有一直前進，而是在不斷的循環。這首作品若能在情韻上再加強呈現，會讓這思想上呈現得更

加動人。

〈諸葵之側〉

陳義芝：其實我本來在他的題目下打個問號，後來看了內容，看到千百顆太陽，想說葵花向著太陽，讓我想這「諸葵」是否還有著自我指涉，代表學生？個體個人？比較明顯的是第三段「斜陽總在花朵的背後留下的陰影」，太陽中會落下，時間會消逝，人才要把握時光。或許本詩細部表達並不夠精準，但有個大象徵。

路寒袖：短短的詩寫出盛大的場面，陽光普照的壯闊景象，這個景象其實是寫人生之景，「諸葵」指的可以是每一個學生，大家共同向著的太陽可以是對於人生未來的想像。有很多句子我也很喜歡，像最後的三句連用三個「致敬」（白靈：很像痲弦、洛夫的句子），被白靈老師說破了，化用前輩詩人的詩句但用的不錯。

白靈：很特殊的題目，也不怕別人看不懂，但很有創意，慢慢看下去就知道是在指向日葵了，有一種萬物靜觀皆自得、生生不息的意涵。有一種藉著

葵花的向陽性寫出人不得不向著命運的方向的無奈。最後三句是有化用前輩的感覺，但這麼短的篇幅能寫出這樣的作品也很不錯了。

〈做伙〉

白靈：寫阿公出殯的氛圍，卻非完全寫實，用很少的字眼點出關鍵的場景，如「蒼穹與麻布衣衫接壤／萎謝的無色百合」、「廳堂坐滿了手絹／消融入南無聲中」。最後把阿媽也帶出，也描寫了宛如初婚的場景。整首用很少的字眼帶出殯葬的氛圍，「燒糊光流」、「裊裊灰飛」這些詞一下就使人置身其中，頭尾用台語口語也帶出生命無常的氣氛。若沒有足夠的經驗難以寫出這樣的作品。

陳義芝：題目扣住了整首詩，開頭的阿公、結尾的阿媽，表現出人間情感。可以不必去解說，就能體會其況味。語言乾淨、不俗氣、不散文化，許多用語又有自己的風格，用詞很鮮明、具體，讓人感覺很新鮮。

路寒袖：頭尾用台語寫阿公阿媽一起「做伙轉去」，不知算是喜事還是憾事。不過詩的中間幾乎都是寫靈堂、寫告別式，而沒有寫到太多長輩。末段突

然變成寫喜事，但前一段才在寫告別式的靈堂，後來又寫阿媽也過世，轉折太突然，雖然好像很有想像空間，但沒有給人一個時光隧道去鋪陳。

三位老師各就十首作品開始評分，依序給分從十分到一分，給分狀況如表格：

篇名	路寒袖	白靈	陳義芝	小計
52Hz	9	2	1	12
我想請你	3	7	10	20
紅藍色盲	7	5	3	15
失蹤啟事	4	4	9	17
浴室	10	10	5	25
春天、柯爾與憂鬱	6	3	2	11
吃信	2	1	7	10
烤古	8	8	6	22
諸葵之側	5	6	8	19
做伙	1	9	4	14

〈浴室〉獲得最高總分成爲第一名、第二名〈烤古〉、第三名〈我想請你〉，〈諸葵之側〉、〈失蹤啓事〉、〈紅藍色盲〉、〈做伙〉、〈52Hz〉、〈春天、柯爾與憂鬱〉、〈吃信〉，七首作品榮獲佳作。



武陵文教基金會
第一屆全國高中生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青春文學夢：武陵文教基金會第一屆全國高中生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 Youth dreaming/ 林毓恩，陳禹甄等 21 位作。-- 桃園市：財團法人桃園市武陵文教基金會，2022.04

198 面；14.8x21 公分

ISBN 978-626-95998-0-6(平裝)

863.3

111005278

發行人	鄭文燦、邱奕志
總督導	林明裕、何良鴻
總策劃	林繼生
主辦	財團法人桃園市武陵文教基金會
協辦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
出版單位	財團法人桃園市武陵文教基金會
地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1298 號 12 樓
電話	02-22517298
網址	https://wlcef.com.tw/
執行單位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總編輯	葉麗晴
行政總監	廖淑華
美術編輯	王英姝、柯泰安
排版	王顯、柯泰安
校對	林雨蓁
電話	(02) 2254-2899
出版日期	2022 年 4 月
網址	https://www.vistaread.com/
定價	220 元
I S B N	978-626-95998-0-6

